

公
是
集
六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 是 集
(六)

劉 敞 撰

公是集卷三十四

表

揚州謝上表

一介之材。善無所取。千里之地。任爲不輕。仰戴恩華。退增慙懼。臣聞事上之行。莫若愛君。愛君之重。莫重於國。汲黯遺言。李息望之。致意本朝。古今美談。賢哲餘事。況臣本以薄技。遷茲昌辰。幸得與大周鼎。中優游侍從之末。持橐簪筆。庶乎寡尤。帶劍佩衡。足以自効。豈其輕去嚴密之奉。偷得便安之私。蓋引嫌避親。中外著令。因事補吏。朝廷通規。幸蒙賜可之書。殆殊共治之選。伏遇皇帝陛下。天度容物。聖資盡人。揆其忠誠。非有違象魏之意。察其淺識。猶足寄民社之安。沛然德音。委以符竹。敢不勤恤人隱。奉宣上恩。自飭固陋之心。庶幾樂易之政。

進四銘表律鐘鼎鸞刀

臣某言。臣伏見周世宗使其臣王朴定雅樂。當時稱爲精。及太祖聞之。以爲聲高一律。非和音也。雖有此詔。未及改創。陛下稽古之德。自誠而明。深究禮樂之本。而以述作爲務。故敕有司宿儒。據周漢舊典。及魏晉以來百家之說。參覈是非。以立鐘律。前後二十餘年。乃得其真。至詳至慎。無以加矣。律初就。以校尺寸。



與司天景表正合。可謂得天。及以鑄鐘。攷其聲下王朴一律。如太祖之素。由此觀之。國家制作之美。通于神明。蓋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也。陛下又因以與神鼎鸞刀。奏事郊廟。皆出于聖慮。稽合典訓。所以藏萬世。示子孫。器之寶也。古者作器必銘。銘之義。天子令德。臣幸得召赴崇政殿。從士大夫之後。周旋器寶之側。目覩其狀。耳聞其聲。竊不勝其愚。謹獻律鐘鼎鸞刀之銘四章。以發明令德之指。而庶幾不朽之地。揚子雲曰。銘哉銘哉。有意于慎。臣以子雲爲知言也。干冒旒扆。臣無任恐懼待罪之至。

謝加學士表

常人之情。得所求而喜。智者之慮。過其任而憂。今邊備雖嚴。帥責差易。學者雖衆。儒選實難。豈有貪就應聲之求。忽忘非分之任。怔忡失據。欣懼兼懷。固欲辭榮。不獲承命。伏念臣猥以薄技。起于諸生。內之無子產潤色之才。外之無山甫將明之用。久典訓誥。洊臨藩垣。七年于茲。微效不立。猶以陪外廷之末。聞長者之風。間蒙分章。平議臣之奏。時引大體。正宗廟之儀。苟圖納志。非敢忤物。然而讒人飾詞。以巧詆。法吏挾怨。以中傷。當是之時。幾無以免。聖心先覺。公議尙存。浸潤之說不行。震驚之衆爲止。風波可畏。天幸實多。內私自憐。懼久得罪。輒旬十里之守。庶警一麾之行。不謂皇帝陛下生成曲全。覆露無已。進增金華之講。增重儒林之光。委以西州。適其素願。望非所及。幸不可涯。夫匹夫一飯之恩。庸士然諾之信。猶能捐生出死。成功立名。況臣連數十城之封。兼四千石之重。予以宣明威信。撫養細民。盡其愚忠。庶無大悔。以此圖報。敢爲虛言。

序

易外傳序

余讀周易表其象象爻辭。蓋聖人之意微矣。非通材達識。孰能言之。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下筮者尙其占。四者所從得之殊。其稱君子一也。然易之書最爲深至。天道性命變化之數。自孔子罕言。後世無述焉。以爲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云爾。學者或有謂易之辭。非爲數者。此以目聽何異。及論剛柔始交。而生屯分泰之體。而成則莫能通。習于所可見而蔽于所不能覩。然後知易非一家之術也。夫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以其窮理盡性。能自鏡得失也。余以爲仲尼有云。垂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故采五帝以來明君賢相。忠臣良士。下及亡國喪家興壞成敗禍福善惡之理。附之象象爻辭。以見白黑。其說主王氏也。而時有不同。亦微辨而不斥。後有觀者。總而理之。得以自省焉。

春秋權衡序

劉子作春秋權衡。權衡之書。始出未有能讀者。自序其首曰。權。準也。衡。平也。物雖重必準于權。權雖移必平于衡。故權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也。所以使低昂適中也。察之者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以知輕重。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故權衡者。天下之至信也。凡議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

傳之者三家。其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準。失輕重耶。且昔董仲舒。江公劉歆之徒。蓋常相與爭此三家矣。上道堯舜。下據周孔。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于今未決。則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平耶。故利臆說者。害公議。便私學者。妨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誠準之以其權。則童子不欺。平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惑。今此新書之謂也。雖然。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矣。耳牽于所聞。而目迷于所習。懷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故亦譬之權衡矣。或利其寡而視權如盈。或利其多而視權如縮。若此者。非權衡之過也。人事之變也。雖然。以俟君子耳。孔子不云乎。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于權衡何傷哉。于是卒定其書爲十七卷。

顏魯公文集序

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是塵垢糠粃。猶祇飾而誦習之。將以勸事君。況其所自造之文乎。然魯公沒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事。蓋僅有存焉。而雜文傳記。流于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藏于山川。則十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能遍知。而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不幸而不傳。則又至于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吳興沈侯。哀魯公之忠。而又佳其文。懼久而有不傳。與雖傳而不廣也。于是採掇遺逸。輯而編之。得詩賦銘記。凡若干篇。爲五十卷。學者可觀焉。蓋君子多見。則守之以約。沈侯好學。喜聚書。至三萬卷。若是多矣。然猶常汲汲而不足者。至其集魯公之文。使必傳于天下。必信于後世。可謂守之以約而尙友者乎。予是以序其意。

時會堂詩序

州城北帶廣阜。古所謂崑崙岡也。其木宜茶。與蒙頂比。故或謂之蜀岡。太守歲貢蜀岡茶。以火前采之。發輕使馳至京師。不過十日。爲天下先。自禹抑洪水。分九牧。淮海惟揚州。其任土之法。若瑤琨金木篠簜齒革羽毛織貝諸奇物。當備輸王府。天子爲其遠費民力。皆止不以爲常貢。常貢獨茶。至節易矣。然猶歲所上。不過三數斤。所以御于至尊者。貴精不貴衍也。世或說蒙頂茶宜久服。能輕身除疾。卻老誠有是者。豈非臣子至願哉。狸首之詩。以時會爲樂者。固諸侯之事也。于是築堂蜀江之陽。命曰時會。將率官屬修職貢于此焉。且使來者世世勿忘服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右正言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劉某題辭。

張氏雜義序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辭。言閩之人舉進士。自詹始。明詹以來。未有舉進士者也。舉進士由詹而始。則當時雖有舉者。必未甚多也。詹死于今三百年。而閩之舉進士爲特盛焉。自流寓他處。及占名數京師入太學爲胄子者。不數人。其舉以鄉里者。歲常不下六七百人。其衆居天下五分之一。閩之進士。可謂多矣。凡讀書作文章。被儒服。無不舉進士者。其不舉進士。獨侯官張宜。宜爲人。龐眉而甚古。少言語。有誠慤。不爲狎侮。治毛氏詩。孔氏書。王氏易。鄭氏禮。左氏春秋。皆通其訓詁。名其家法。轉以相解。條分節斷。剖芒析毫。不可以辯給奪也。其言三代制度出于經者。不啻如眼見。乃不說魏晉時事。不知有格律詩賦也。吾嘗與共讀詔令數事。時方立今王后。宜驚曰。是于古不可。上如何若行耶。吾曰。公所言。周公法也。國家承歷代之

弊亦雜用漢唐禮。不純出于周。此所謂損益可知者也。宜于是悅。然解觀其意。非周公仲尼之制。雖出于天子。猶以爲大不可。其篤信好道而不阿世。可見于此矣。性便講解。多新意異義。務與聖人合。而不求黨同。間嘗邀其著書。宜時年四十餘。謙讓未肯當也。然吾樂其道。固窮而不戚。絕俗而不詭。雖古君子不過也。自吾與宜別而遊于上國。且七年矣。求其在貧賤而用心若宜者。蓋未有。由是知古君子亦止于此而已耳。傳曰。舉逸民。夫宜之事父母孝。與友信。于鄉里和。用其身端。閩人皆知之。而無爵祿之勸。宜可謂逸民也已矣。此固聖王所欲舉也。因記憶宜所言詩書雜義。歲久頗不存。得其十事爲一卷。以傳之。其徒以達執事者。庶幾于宜有所發云。

衡字公甫序

古之人有聖智者出。然後制器濟用。以爲天下利。而洪荒之風革矣。前聖作之。後聖因之。以至于多且備。宮室棟宇。養生之大物也。丘墓宗廟。奉祀之大歸也。城郭溝池。守國之大防也。車輅所以行陸也。舟梁所以行水也。險阻由是而通。耒耜鎡鋌。筐筥杵臼。所以資農作也。薄槌以時蠶。機杼以成絲。絲麻布帛。所以資女功也。衣食由是而有。鈇鉞干戈。介冑矛戟。所以衛民人也。常旂旗旐。所以表師帥也。鼓鼙鐃鐃。所以警進退也。姦暴由是而戢。網罟畢翳。所以給畋漁也。災害由是而除。衣裳韡舄。所以周身也。冕弁巾冠。所以飾首也。天子之鎮圭。諸侯之五瑞。所以班國也。佩玉于身。觸以銜牙。組綬咸異。所以節行也。貴賤由是而衰。喪期有數。喪制有別。齊斬苴枲。以杖屨輔其隆。以日月致其殺。所以厚人道也。孝思由是而篤。珪璧

琮璜。凡用玉者。所以禮神修好也。誠慤由是而交。鼐鼎錡釜。所以致烹飪也。俎豆簠簋。所以旅飲食也。爵勺奠彝。所以酌酒醴也。賓祭由是而供。金石絲竹。匏土草木。舞以干戚羽旄。象其君德。所以諧音樂也。和樂由是而合。莞簟几杖。所以佚四體也。尊少由是而分。射侯旣抗。正鵠旣設。弓矢以中。所以習射也。禮容由是而致。節符印璽。所以孚遠近也。命令由是而質。府庫之藏。鍵閉筦籥以固之。所以謹出納也。作僞由是而察。五行之產。五材之用。或文也。或素也。或有象也。或無象也。或貴其聲也。或貴其色也。或貴其德也。視其所施而已。大小有宜。上下有稱。于以尊尊而親親。老老而賓賓。敬鬼神而利民事。國家制度于是乎始。罔淫爲異器。以啓奇邪。是以作而可法。用而可觀。惟度量權衡。齊衆之器也。多寡天下之物。誠信天下之民。本之同律。參之同度數。以適規矩方圓。以定準繩平直。法于王府。同于四海之內。凡出于人力者。莫不得所以程百器。以役百工。是以先王務審之。今吾族子者。衡其名。子平其字矣。嘗得進士第。冠多士于天子之廷。是尊儒之重選也。六期而拜四官。籍在外朝。職任書府。出守大邦。世人猶以爲淹。相見于江之南。固請于予曰。爲我推衡平之義而易字焉。予不得其辭而告之曰。衡平而物得輕重。物得輕重而民得其情。天下之公。所由出也。字曰公甫可乎。公甫曰。衡也不得叔父之言。爲不自安。今朋友以爲衡也者。將告之曰。是吾叔父之言也。

鄭野甫字序

鳥獸與人雜生于世。鳥獸之形。有頭足毛羽之異。吾人者。因其形之一類。槩以其物稱之。人之形同。莫可

辨者。古之人以名人出其父祖之命。以爲識別。後之人因名配字。以義類相符。非謂有勸沮之殊。欲令人人行其名字也。故有因義以配物。有因物以配義。有因名之文損益藏顯。而字乃反之。有因名之物。遂以其實配之。是以因義以配物。如耕之於伯牛。如由之於子路。因物以配義。如赤之於子華。師之於子張。字反名。如商之於子夏。偃之於子游。物配實。如長之於子長。予之於宰我。是其意也。今之人不究本初。以意起事。或謂此名也。宜充之以是道。彼字也。可行之於終身。雖失古人之心。猶未離乎告人以善也。然而以名字自守于吾道之門。固矣狹矣。鄭子名叔熊。其友字以正夫。子欲聞其說也。命予爲言其理以易之。夫子學于古道。智深而見博。又以行誼自潛。不待正夫字。然後勸也。請字之曰野甫。以附于因物以配義者。如曰不已質哉。爲賦白駒之卒章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者。謂其來自外也。

數字序

古之人重冠。重冠故重相字。字之也者。傳其名也。傳其名者。主成其德。故字表德者也。若名則非表德者也。古之人有名。狗名。鯢名。黑臀名。籛條。皆賢人也。周公之子名禽。孔子之子名鯉。聖人之命其子。亦無擇焉。然則惡乎擇。擇乎字而已。帝乙愛其子。字之受德。使其人充其字而守之。其祥淑豈短哉。今數之名者。厭也不擇也。然則孰字之宜。宜乎思。昔箕子之言者。思曰睿。孔子之言者。曰不思罔。周書之言者。曰罔念狂。嗚呼。思則睿也。不思罔也。罔念狂也。今爾何監。非時箕孔周書致身之迪。且思豈一端而已哉。將爲子思乎孝。將爲弟思乎順。將爲兄思乎愛。將爲友思乎信。將爲長思乎惠。是由爾身出者也。人其數爾乎。是

故言人思其中也。行人思其度也。德人思其永也。居人思其親也。樹木人思其不伐也。如是焉曰罔。未之有其不曰睿。亦未之有其字數曰思。惟無數。

劉景烈字解序

劉侯外戚公子也。而過人者三。其弓七鈞而射百步。未可以斃牛。兵無長短。劍無單復。應敵施巧。倏忽不可知。如神。居士大夫間而恂恂不失節。似儒者。予是以嘉之。夫士有英邁之氣。而非功名之時。則略爲不用。資功名之時。而無信任之勢。則效爲不見。今劉侯其天材多矣。又有肺腑之親。而四方敵國尙多恣睢者。設使因其時。奮其氣。功名豈遂少哉。而久處未試。予是以惜之。他日因燕飲酒言曰。吾名永年而字昌齡。以爲釋可也。以爲訓則不可。幸有以易之。予曰然。使貴而可以永年。則安有齊梁之君。使富而可以永年。則安有范中行之臣。齊梁之貴。范中行之富。而忽然不聞。彼可以永年者。安在哉。在功名而已矣。天地無窮。而人之生有涯。夫以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自別也。蠢然作。蟄然止而已矣。雖萬物何辨焉。嗟乎。此智勇士捐筋力。忘利害。而不顧。以求就功名者也。故一託于義而終身安之。金石象其聲。丹青狀其貌。簡策叙其實。若是可以永年矣。字子以景烈。如何。座客相和唱善。劉侯拜且謝曰。謹受教。請銘之心。不敢須臾忘。因序其語授之。

公是集卷三十五

序

送從父弟黻序 黻爲蘇州戶曹掾，二父舊治也。

吾聞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非仁者，以吾一日長乎爾，莫爾告也。不可。昔者莊生有言：「吾甚善之。」其言曰：「形莫若就，德莫若和，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又曰：「內直者與天爲徒，外屈者與人爲徒。」嗚呼！知此可以無怠矣。就而入者，不可以羣；和而出者，則掩上也。內而不直，則其中不立；外而不屈，則衆厚怨之。夫智無小也，學而已矣；官無小也，敏而已矣。知學不病，知敏不匱，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猶足恃也。又況秦伯季子之國，伯父叔父之所舊治者哉！爾其以此矣。

送王舒序

由中國入揚越五千餘里，其地隘絕，號爲一人守險，萬人莫攻。蓋自秦漢亂時則然。今宋德一致，夷以爲郡縣，人民反習筆墨，歲貢士比中州爲多。南北人往來商貨財，吏送故迎新，旦暮不絕。若夷徑然，然猶山行不能度車馬，依草木巖壁，極上復下，斗絕無漸，毒蛇狼虎，據要處爲害。或時瘴霧昏闇，發于草莽，早衰暮年，易以致病。其川行不能勝白石，下瀨漂激，聲氣洶駭，船石礪浪，隱鱗乘波，水奔逝不能正目。篙工一

舉手不得所。輒碎散沈溺。不可援拯。故北人去者常惴焉。今王生治裝。正歸閩中。無難色。出門取道。無畏辭。豈王生其土人能習之哉。其怛音憚。不避虎狼灘瀨之惡。甘從事哉。王生之意。思于歸見其親。猶方壞水決菑。撻簣土不能遏。故接淅而行。尙何顧險乎。雖然。王生惡得勿重其身哉。親憂亦憂。親喜亦喜。曾子也。事親有道。而信乎友。孟子也。王生不道曾氏。孟子則已。苟道之。王生欲行者。何以異茲。吾聞吳越多奇士者也。王生如得其人而與之游。吾又將賀王生之信于友而獲乎上也。

送江鄰幾序

古今爲左氏者衆矣。功名之士則尙權變。詞辯之士則貴文章。數家則隆讖緯。小學則工文字。亦徒祿利存焉。若夫大不爲功名。細不爲詞辯。不僞于讖緯。不銜于文字。居今之世。無有祿利之勸。而治左氏者。惟獨鄰幾。鄰幾之學。則可謂得乎其性而出乎其心矣。雖然。吾聞君子之學者。貴其爲道也。非貴其爲名也。貴其適于聖人也。非貴其愈于衆人也。夫瀟漫而無家。閉絕而無宗。此今世之儒。固非矣。有家以相訾也。有宗以相奪也。此漢世之儒。庸是乎。然則鄰幾何說焉。故謂鄰幾。蓋爲春秋。夫春秋者五帝之所以化。二王之所以治。禮可以起。義可以制者也。一之于仲尼則得之。一之于左氏則失之。而鄰幾猶固以不然。昔蘧伯玉蓋年五十而五十化。鄰幾愍以吾言寘于耳。東南將有賢者乎。吾願子評之。將無賢者乎。吾願子復之。子之化也。何必五十。吾敢以此爲贈。

送梅聖俞序

昔者邊鄙無事。士大夫恥言兵。聖俞獨先注孫子十三篇獻之。可謂知權矣。及其有事。士大夫爭言兵。或因以取富貴。聖俞更閉匿不省利害。可謂知道矣。夫聖俞前非勇也。知天下忘戰之必有憂也。後非怯也。知功名之說勝則墮教化也。聖俞之任其身不輕矣。世人其若聖俞何哉。某少聖俞十六歲。然聖俞與我爲友。所以從之游。常恐不足。今聖俞應聘許昌。某以事留京師。不得偕行也。古者贈人以言。吾何以贈子乎。明子之趣。以示人不欺耳。嗚呼。世有君子者。以我爲知言矣。子聖俞無負焉。

送蘇安上序

莊子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可謂盡于理矣。今夫學者守一先生之言。則自以爲有餘。其以干于世。則自以爲足矣。濟天下。不幸而不得。則自以爲不若人。是以有憤怒之色。是以有鄙倍之氣。是以有戚嗟之聲。若是其得也。不足以使人。其失也。足以傷身。豈不可憐哉。曩者安上嘗舉于鄉。名稱甚高。亦得矣。而曾不喜其意。乃恥所以舉者。非己之學也。今斥于有司。名稱甚屈。亦失矣。而曾不憾其意。乃推所以失者。非己之時也。苟不安于道。達于命。遠于利。能若是哉。嗚呼。明安上之意。以語衆人。乃得笑焉。明安上之意。以語賢者。吾庶乎無取友之過。吾請以此爲上贊。

送王生序

王生嘗過劉子。劉子弗謝也。聞其將之京師。受業太學。往送之門而告之曰。吾聞贈人以其幣也。弗若以其道也。資人以其貨也。弗若以其言也。今子進于藝矣。而遠行。吾毋以贈子。雖然。子之學也。將學于道乎。

將學于利乎。將道與利兼存之乎。其毋乃貌爲道而情爲利乎。何子之汲汲不憚煩哉。反修而身。反寧而親。反友而兄弟。夫道已至矣。人有非子者乎。且夫古之君子之學也。慎其所以爲號。其仕也。慎其所以爲名。是以其號可傳。其名可信也。今之君子則不然。其學也。託號于仁。其仕也。寄名于義。是以其號不可傳。其名不可信也。故學者至乎鄉原而不自覺。仕者至乎兼愛而不自恥。嗚呼。慎之哉。道術旣爲天下裂矣。子毋寡吾德而輕吾言哉。榮子之量爾。

送楊鬱林序

鬱林名郡也。太守尊官也。其任不輕矣。然而當拜者。輒以炎瘴霧露爲解。天子以謂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無憂國之風。皆置不用。而詔丞相擇刺史之賢者。使舉奇偉倜儻之士以充其選。于是大人部荊州。詔書先至。則以楊侯聞。天子可焉。遂自郡從事遷廷尉丞。假五品服以行。別賜錢十萬。衆皆榮之。然楊侯旣受命。退而治裝。汎然不以爲喜。聞嶺海之說。風土之異。漠然不以爲憂。如他日焉。人皆曰。楊侯矯亢人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爲官擇人。後世之所以不治也。爲人擇官。彼庸庸之臣。志得意滿。坐而養交。以饗富貴。眞若長者。一旦有境外之事。憂畏首鼠。堅以死避。世常有之。夫不可使往。春秋貶焉。若無君子。何以矯也。吾以楊侯矯世之君子。春秋之徒歟。推此心也。雖在山海之外。而加千乘之國。其有難治哉。于其行序以贈之。

送邵賢良序

墨譏儒以言命。夫儒者豈好言命哉。古之賢多所說而不見鈞用。多爲善而不得升舉。幸而說合善取。則齟齬乖戾。卒敗其功而後已。是類有若天爲之者。故推其窮而歸于命。孔子之相魯也。孟子之仕齊也。賈誼之用漢也。樂毅之用燕也。功施矣而不待究。名達矣而不得遂。皆天也。苟出于天者。又曷怨乎。今邵氏舉賢良。天下之人舉賢良者不獨一邵氏。然而邵氏無媒援于世。猶奮于畎畝之中。則邵氏誠賢良也。今之時太平而士務進。故山海之士無伏匿。以不伏匿之士。遭舉賢良之時。士至者必多。然而有司擇之。邵氏之外。不能論三。可謂精矣。夫合天下之士。觸有司之情。雖十冊之。其勢不爲人後亦明甚。于是而不獲命也。是功施而不得究。名達而不得遂者類也。事雖失圖。其自致卓然之風。猶足以暴于後生。昔公孫子前舉賢良。不見用。後舉賢良爲第一。夫公孫子非愚于前。智于後也。曩日之畫。猶今日之務也。前見絀而後見寵者。遇不遇之時異也。已適不遇。雖智無益。已適當遇。言必見可。皆非人力所能爲也。而命非乎。故惜邵氏之未逢者。宜推之于命。而致乎勿憂。致乎勿憂者。本乎儒者之道者也。

送劉初平序

讀書而講道。據權而洩事。其功德易以及民。孰若士大夫耶。然而天下縹組垂紱。爵上聞者。無不慕山林之士。而願與之齊。爲山林者。囂然若固當也。此其故何哉。豈朝廷之士真可薄。山林之士真可高。彼何予之而不辭。此何受之而不讓乎。亦曰不汙于利。不近于恥。不親于憂。不煩于事。苟異乎此者。無不慕焉。如此雖糠粃乎堯舜。無非者矣。若劉生者。豈真士大夫所慕者耶。其游遍公卿。無往而不若舊相識。使汙于

利近于恥。親于憂。煩于事。而能爾乎。往者朝廷喜求才。拔草野。有出茅屋任諫大夫者。後太平益厭懈。人亦益近薄。故蒲草珪璧。往往流于瞽叟。而詔書亦輒以先生處士寵之。欲以致後人。今劉君好史書。語當世事有權變。又博識多前知。爲士大夫所稱。而未聞有以舉應詔者何耶。事固有難知者哉。行矣入於越。誠將見范公。願以告曰。斯道也將亡矣。苟相天下也。而能勿與此乎。

送蕉千之序

君子之學也。至于自得而已矣。智足以經天下而不慮。論足以合當世而不言。仁足以懷萬物而不憂。非可憂而不憂也。憂其所憂。不憂其所不憂。今世之士。皆不憂其憂。而憂其所不憂。舜之陶。伊尹之耕。太公之漁。至矣。當是之時。洛水滔天。懷山襄陵。下民其咨。而舜不慮。桀作淫侈。慢神虐民。並告無辜。而伊尹不言。紂脯鬼侯。醢鄂侯。殘賊仁義。而太公不憂。此一聖二賢。豈自遠于人哉。德有守。任有職。以道援天下。枉尺直尋而不爲者也。夫不汲汲于世者。固世所汲汲焉。不汲汲于世者。乃可以大行。王者不作。聖人之道衰。于是乎有宋墨之學。以救攻止鬪。有蘇張之學。以排患折難。有孫吳之學。以強國勝兵。有商管之學。以長材足用。外託號于仁。以邀利。內寄名于忠。以干權。嗟呼。道之所以不明也。學者衆而達者寡。得之者喜。失之者憂。吾安知夫得之非失。而失之非得歟。吾又安知夫喜之非憂。而憂之非喜歟。是以君子慎所學。惟至于自得而已耳。焦生旣學于歐陽公。因北游京師。京師賢智之所聚也。伎能之所試也。變化之所出也。生其務自得。毋枉道憂天下之憂。以翹于人。憂天下之憂。以翹于人。人將謂生宋墨也。孰與勿學。吾亟

得見焦生于歐陽公之門。美生之志，足以造于道而不流于俗。于其行也，贈之以言。

送謝希樂學士赴闕序

學者稱仁義必歸堯舜。堯舜，聖人也。當時之行事，在二典者，孔子敘之矣。其君臣之言，吁命以成，不伎不疑，熏然太和，以有鳳鳥之符。嗚呼！何純古粹至若此？爰及商周，其道德雖不與堯舜偕比，然史之所載，聖人述焉。後世誦以爲經，師師相傳，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盛，莫之失也。及兩漢受命，史臣奮力以書于策，然由無聖人裁之，褒貶不中。學者不宗師，況又無兩漢之美者，可道也哉！今天下康乂無異于古，而天下以堯舜爲法，所踐所言，合符前王，則史官左右所記注，得不宜盛而推之于聖人乎？前日謝公處此任，天下共美之。今公之朝也，人又以宜代天子言者也。夫代天子言者，豈不欲制度詔令如堯舜三王，坦然措之六經乎？嗚呼！人今以堯舜之道責公，公雖欲強而辭讓不可。公能思之，裁之，推之明之，則史之所記，宜在彼二者之間矣。此可謂國家大務。凡號儒者，得勿喜乎？苟志之及乎此，毋留公行。三月某日序。

送福州文學蜀人范宗韓序

蓋君子之仕也，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夫文學之位，可謂賤矣。其祿可謂貧矣。是范生所不得辭也。范生蜀人，爲古文章有名，或薦于上，上以福州文學處之。范生于是攜其妻東南出巴峽，以趨海濱。嗚呼！太平以來，治貴和同，四方之士未有特超而起者也。及其多事而年少羣不逞之人，逃奔蠻夷，爲之謀主，以病中國。由是隱居之賢，以名高見疑，稍稍就吏矣。其祿雖寵，囚之實也。其籍雖仕，竄之實也。豈可謂非命

也哉。吾嘗游福州。識張宜。太和詡詡。老儒也。其爲人介而不別。同而不流。是以不爲世俗知。而不爲世俗患。子往從之乎。又何陋哉。

送潘況序

士不遇者。隱可也。古之所謂隱者。非求異于人。將以同于人。是故擇可以託者名焉。因可以利者惠焉。資可以養者食焉。彼且索之以其智。任之以其材。則術深矣。守之以其誠。達之以其識。則志廣矣。詹何之釣。至于可以爲邦。庖丁之解牛。合桑林之舞。嚴君平之卜筮。蜀人以化。世豈知所以隱哉。潘生始以進士舉。旣不偶。故去而治醫。夫醫者。世特患其無常。潘生之醫。合色脈。立經紀。平權衡。序清濁。其有所治。猶掇之也。可謂深矣。是之所以索之者。固精。任之者。固良。守之者。固明。達之者。固遠。歟。是古隱者之志也。夫士屈首受書。出于蓬蒿之下者。必有濟天下之心。幸而在位。拘文法。顧利害。至于白首。或未能活一人。今以醫故。歲所活輒數十百千。此兩者。責孰爲深。功孰爲多。潘生之隱于醫。可以無譏矣。于其行。序以贈之。

送從兄赴選序

從兄居鄉里。執耒耜耕者。殆三十年。衣食未嘗充。旱乾水溢。稍喪其土。則乞于鄉黨鄰里。以養其親。家君聞而憐之。適會上郊推恩。得任子弟。從兄以是爲郎。又三年。將西之京師。見予于襄濱海上。其色焦然。其髮班班然。其足蹢然。病矣。嗚呼。前此者。兄知勞力而已。後此者。又將勞心。古之人。所謂生爲役者。一身而二任焉。其有不病乎。雖然。吾聞之。惟知道者。可以不憂。兄其亟爲學。其猶可及壯也。

送新安尉張誥序

古者諸侯制有其國。惟卿命于天子。命于天子者。不名于春秋以尊之也。今也不然。公卿大夫出爲方伯州牧者。得行古諸侯之事。不得行古諸侯之權。其吏也。天子置之。諸侯之所得爲者。貢士而已。貢士多者數千人。少猶數百人。拔其尤者。聞于上。其大率十取一。然而會于尙書者。亦不減數千人。有司雜試其藝。第其能者。而聞于上。其大率亦十取一。然而進于天子者。裁數百人。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精矣。天子又親試其言而校之。退其不中程者。錄其中程者。則益加少矣。故凡拔于卿。致于尙書策之廷中。非其才千百人之尤也。莫至焉。如是而以爲士。以佐諸侯。以治天子之民。其不輕而重也。亦明矣。是春秋所不名者類也。然而或以爲小者。彼自侈其才而負其氣。不度柳下惠以予觀之不然。夫天下有事。執干戈之卒。瞋目語難。破堅陷敵。出萬死一生之計。奮不顧後。可以朝弛擔而暮析圭。儒者辨武厲精。馳意應變。語奇以恫惕當世之權。可以立談而取公侯。勢激之然也。及其無事。將致以文采。詢以制度。與之揖讓以行禮。可者斯與之焉。不假時以爲勢。不資辨以徼用。其言必合于先王。其德必蓄于其躬。故仕者難也。不得以卑爲恥。然則能勿重乎。今晉卿既自能力于其術。以取尤于千百人。又能重乎。今晉卿既自其社稷人民之事。是柳下惠之智也。苟順是而行之。其獲于邑人。而得于諸侯。聞于天子也。易矣。其于高爵。若詔擯而上諸堂。孰能禦之。吾知天子之命大夫士。于春秋有重也。故爲之序以贈。

送湖南安撫某使君序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堯爲君。以舜爲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爲君。以禹爲相。而有羣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則聖朝獨得已而已之乎。夫苗夷異類。異焉其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獠狃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羣。其險阻幽絕。非人境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注之甲。負弩荷戈。加糧糗其上。夜則冒霧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雖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修堯舜之義。明布其德。而彼將自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絕其抄略之路。而勿爲深入之師。其次誘而致之。使去其穴。則因可取也。若夫恥不能追而探其巢。不爲致人而致于人。釁于勇而嗇于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用師僥倖也。非國家之利也。願使君不爲昔者三苗之事。益贊于禹。故其功烈垂于後世。而莫得過焉。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非益也。將在使君所以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送湖南運使愼學士序

景祐四年七月。詔以某叔父爲湖南轉運使。明日。詣閣門疏曰。荆湖去京師。蓋數千里。其地于古爲三苗。有彭蠡洞庭大澤之險。而其南蠻夷與國爲境。凡風雨明晦。率常蒸毒。易以疾病。而臣母老。不可往。惟陛下哀憐。未報。又上奏曰。臣不敢憚遠。恐羈縻南方。以爲老母憂。則死有餘恨。臣本三司判官。今誠得罷所領。獨校讎祕閣。資以其暇奉親。不勝幸甚。制曰可。更以愼公爲湖南轉運使。當是時。尙書郎在荆湖察獄者。以不迎親之官。爲會稽太守。劾舉。見責問。而叔父以母老故。辭內外任。以求在左右。朝廷以爲美談。而愼公在書館三十年。前後佐大司農。爲外郡守亦十餘歲。勤勞久矣。乃得此任。士大夫以爲少。而公處之。

無慍色。嗚呼。古所謂各行其志者歟。孝者念其親。而忠者念其公者歟。念其親者忘其祿。念其公者遂忘其親歟。詩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念親之謂也。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念公之謂也。天子以此命其臣。而其臣又用此以報天子。欲求內外之不治。風俗之不劭。不可得也。若夫吏道之端。民事之情。教化之本。征賦之法。孰爲賢而不識此者。未足以贈也。故于公之行。語所可頌者。爲來者法焉。

公是集卷三十六

記

天台山記

汝陽地理書有天台山。在今縣北三里所。其高尺餘。傳自古至今。莫有能損者。其上土。其下石也。亦曰天中山。以爲豫州于四方最中。汝南故刺史治于豫州亦最中。是山于汝南又最中。蓋處天地三萬里之極。自古攷日景。測分至者。皆莫正于此。以是名之。其傍有祠。其主山也。其神爲蛇。黑文而赤章。其見無常。或脩或短。或幽或明。民有不恭事。不信不飭。則變怪動之。其地居屯營。營之士歲時獻享之。夏丞相之爲此州。嘗親至其處。祝曰。蛇。若使吾見之。吾力能大而祠。莫見。丞相去。未能數十步。遂見。從騎多見者。猶蛇也。其脩尺。丞相亦遂不復顧。然吏民亦以故加嚴畏之。或夸誕過其真。要之有山之名。無山之情。而民不厭以山稱之。蓋得四方之中。易所謂地中之山。謙尊而光。卑不可踰者也。故作記表其地。

雙廟記

淮西于古爲豫州。唐武氏改制。稱受命。諸李多失職。越王正。以刺史與所部兵討不當立。旣而兵敗。王自殺。吏蹤迹黨與窮治之。數千人皆列大逆。于時武氏方以刑立威。大臣坐飛語。不問曲直。皆族夷。以故知

越事多濫。無敢救者。狄梁公爲刺史。獨倡言脅從非首惡。不當坐。奏疏免之。竟全此數千人。其後百餘歲。當憲宗時。豫州已更號蔡。節度使吳元濟據城反。天子引天下兵征之。不順。攻之不勝。戍之不服。丁壯苦軍旅。老弱疲轉餉。士大夫咸共怒。而將顏。將重。將古。將武。將通。四面擊之。以盡力戰盡誅爲意。而李太尉獨任智策。夜入其城縛之。不殺一人。所以使百姓復見禮義。脫于戮死。嗚呼。梁公可謂賢相。太尉可謂賢將矣。其恩厚。其施博。尸而祝之。不亦宜也哉。開元中。刺史元通理。始作感德碑。載梁公之仁。其後段文昌作平淮西碑。明太尉之功。而俱不爲祠堂。使民無所追享。宋興八十載。知軍州事王質。詢問其故。歎曰。善爲後慕之也。豈可使二公不祀哉。度地以作廟。異室而同宇。南面上左。未及成。質遷。又十餘歲。數換守帥。莫克就者。今太守至。遂就之。庭宇甚設。儀衛甚飾。歲時報焉。水旱禱焉。嗚呼。德之不朽者如此夫。使凡相者而皆若梁公。則治安得不平。使凡將者而皆若太尉。則功安得不成。然則廟此者。非徒思昔人而已。亦爲來者允蹈之也。不可不刻石以謹其始。故于是乎書。質者丞相旦弟子。清淨慈惠。爲政不煩苛。官至天章閣待制尚書郎中。所居見稱云。某月某日劉某記。

王沂公祠堂記

齊魯雖皆稱貴文學。尚禮義之國。然其俗亦與時升降。小白右功力。任權數。則其敝多匿智。伯禽尊尊親。至其衰也。洙泗之間。長幼相揖讓。其失蓋以遠矣。然仲尼稱之曰。齊一變。自于魯。魯一變。至于道。由此論之。非明君賢師扶世導民。孰能反其本哉。五代之亂。儒術廢絕。宋受命垂七十年矣。天下得養老長幼。

無兵革之憂。庶且富矣。然未有能興起庠序。致教化之隆者也。自齊魯之間。弦誦闕然。況其外乎。丞相沂公之初守青也。爲齊人建學。其後守鄆也。爲魯人建學。由是二國之俗。始益知貴詩書之業。而安其性之所樂。老師宿儒。幼子童孫。粲然自以復見三代之美。禮讓日興。刑罰日衰。嗚呼。君子之盛德大業哉。孔子所謂至于道者非耶。沂公薨于鄆。且二十年。鄆人愛慕而悲思之。僉曰。不可使文正之德不享于世。前太守錢公子飛聞之。因卽學宮而建祠堂。以稱士大夫之意。錢公去位之五年。堂乃成。其廣若干。脩若干。崇若干。凡皆錢公之素也。甘棠之詩曰。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亦諸侯之正風哉。序其語于石。以詔後世。又作登歌一章。并刻之云。文武維周。天命邳隆。孰相其成。周公太公。周公冢宰。太公尙父。遜厥碩膚。惠于齊魯。維此齊魯。聖賢之緒。尊德樂道。四方爰茹。不振不競。靡則靡定。旣晦而明。在我文正。天子是毗。諸侯是師。賦政于外。俾民不迷。乃設學校。乃敦詩書。翼翼齊魯。若周之初。二公之位。文正履之。二公之治。文正以之。周歷千歲。二公實使之。文正之功。後亦將似之。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我作此堂。以告無數。

待月亭記

春卿劉侯。監兵于兗之明年。作新基。移舊亭于園池之廉。名之曰待月。一日燕賓友之酒三行。客有長揖主人請間待月之旨。答曰。先是置有西園。園有舊亭。昔人尸之。荒榛與并。棲雞于垣。閑馬于楹。或寢以羊。或宿以兵。有風至止。林籟少清。有月來思。池光不盈。一日植足于園。縱觀而嘆曰。景物否閉久矣。將祈泰于予乎。由是呼卒夫。具畚揭。輦糞穢。鋤蒿茅。一之日。培竹與松。育美材也。二之日。浚池及泉。養清德也。三

之日。因池土以封其基。四之日。卽亭材而廣其構。不役于民。不擾于公。以潰于厥成。魯山巖巖。惠我蒼翠。魯水湯湯。遺予潺湲。而又周公之宇。仲尼之鄉。聖賢遺蹟。盡畫于壁。若有神物。陰來相之。或疑化工。私以與之。夫亭以池遷。盡能事也。月以水鑑。取善類也。予今是亭。西南去天空曠千尺。不植草木。爲月之地。若秋之夕。夏之夜。素魄初上。納于清池。嬋娟淪漣。相與爲一。如金在鎔。如圭在磨。忽憶湘江之流。若洞庭之波。登斯亭。對斯景。發吾之浩歌。則待月之名。不有當歟。主人之詞旣畢。客有舉觴而言曰。春卿。吾聞士閒燕相與言。則及仁與義。又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志其遠者大者。君今揭亭待清月。宜乎禮賢材。廣賓友。求仁義之說。與文武之用。內則思建明堂。興辟雍。與三代之故事。外則思復河湟。平薊壤。續漢唐之舊服。用之。則爲事業。爲功名。垂光冊書。不用之。則有字在道。以畜其實。與夫晏安之流。遊西園。寢北堂。同心而異志焉。主人曰。晉人善禱。或譏輪奐。周人落成。祇美寢興。吾子博吾以王道。勤我以功名。君之言。古人不如。顧謂敝曰。先生業文。爲我書今日賓主之辭。與亭成之歲月。敝固不讓云。

東平樂郊池亭記

古者諸侯雖甚陋。必有苑囿。車馬鐘鼓之好。池臺鳥獸魚鼈之樂。然後乃能爲國。非以娛意崇不急也。以合士大夫交賓客。賢者而同吏民也。蟋蟀山樞車鄰駟職有駝之詩是已。不然則殼殼者墨術也。不侈于禮樂。不暉于度數。曰。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亦瘠矣。夫東平蓋古之建國。又有州牧連率之政。于今爲重。其地千里。其四封所極。南則梁。東則魯。北則齊。三者皆大國也。其土沃衍。其民樂厚。其君子好禮。其小人趨

本其俗習于周公仲尼之遺風餘教。可馴以詩書。而不可詭以朱墨。詭以朱墨。鄙矣。郢故有負城之園。其廢蓋久。士大夫無所于游。四方之賓客賢者無所于觀。吏民無所于樂。殆失車鄰。駟驥有駝之美。而況于蟋蟀山樞之陋。敝以謂非敦詩書節禮樂之意也。據舊造新。築之鑿之。增之擴之。營之闢之。有堂。有臺。有池。有榭。有塢。有亭。有館。有南北門。堂曰燕譽臺。曰陳獻池。曰芹藻榭。曰博野塢。曰吾竹亭。曰玩芳館。曰樂游南門。曰舞詠北門。曰熙春。其制名也。或主于禮。或因于事。或寓于物。或諭于志。合而命之。以其地曰樂郊。所以與上下同樂者也。其草木之籍。松、梧、槐、柏、榆、柳、李、梅、梨、棗、檉、柿、安榴、來檣、木瓜、櫻桃、葡萄、太山之竹、汶丘之篠、嶧陽之桐、雍門之荻、蒲圃之檣、孔林之香草、奇藥、同族異名。洛之牡丹、吳之芍藥、芙蓉、薔薇、亭蘭、菊、荇、茆。可玩而食者甚衆。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吾其敢自謂賢乎。抑亦庶幾焉。後世將必有追數吾過者矣。吾請以此謝。

漢中三亭記

五年。伯父以選爲興元。旣至。平獄訟。時賦役。協羣吏。程百工。政事備舉矣。明年。作廉讓弭節漢三亭。于是相攸而勢。或因或創。高其閭閻。厚其垣墉。謹其墜塗。以文賓客。以休主人。以燕僚友。屬役于其貳。蔣侯。瓦木之費。不出于府。而財有餘。板築之任。不求于民。而力有餘。壯麗之度。不越于法。而巧有餘。處者欣欣。來者熏熏。而是歲大有年。禾合穎。木連理。牛兩犢。百姓胥慶。吏請著記。患不得其說。伯父因舉圖授某。某以爲凡南面而聽治者皆公侯。公侯之于其國。有所興。無不記者。其在春秋。作南門。新延廡。築王姬之館。或

以得其制書。或以得其宜書。或以得其時書。嗚呼。聖人治天下。必自人道始。而世或以爲不然。靳于財。嗇于力。陋于禮。故郡國廢送勞之節。簡燕豫之樂。夫興元固都會也。使四方之賓來而無所于接。三監之大夫至而無所于息。執政之士勞而無所于游。又何以觀政也哉。作三亭而可以觀政。非得其宜乎。有因有創。因者無絕也。創者無侈也。非得其制乎。不傷財。不害民。而歲以有年。非得其時乎。是三者有一焉。固書于春秋矣。況其參也哉。某請進此說。以示後世之君子。後世之君子將大有得于三亭焉爾。若夫風土之樂。山川之美。耳目可及者。不足道也。某年月日某記。

歲寒堂記

天聖中。伯父爲蕭山。去十二歲。而吾弟和亦爲蕭山。蕭山之人固望而喜矣。和至官。盡復修伯父之政。而不敢有加焉。居數月。作歲寒堂者。故便廳之廢爲庖者也。因其牆壁而聖慢之。因其棟宇而端治之。因其松竹而封植之。爲之令名。以寵嘉之。而吏民乃皆喜曰。果也。吾侯善起廢者。縣故無射堂。和乃益其東偏。作求已亭。以交賓客。接賢者。修弓矢射侯之禮。而從之游者。皆驩然忘歸。或游揚侯聲。浸尋達于淮泗之間。長老聞者咸悅。和于是欲記其指于石。以示越人。吾曰。凡有百里之地者。皆曰國君。國君之所爲。百姓之所視也。將由乎愛民勤政之爲乎。則百姓喜。將由乎廣已造大之爲乎。則百姓怨。是故不可不慎也。今和歲寒堂。能使吏民信之。作求已堂。能使賓客樂之。是亦足稱矣。始伯父爲蕭山。鑿鄭渠。以便國漕。歲省度支錢累百萬。而不名其功。君子以爲難。百姓歌美之。今和益樹政。又能使百姓不忘者。吾見歲寒求已。

與鄭渠偕矣。嗚呼。吾因此又有感者。凡天下之事。先王之政。其已廢可起。如歲寒堂者衆甚。凡當世之俗。聖人之禮。其已忘可舉。如求已亭者亦衆甚。誰爲君子果而行之乎。此非今所得及也。姑以書于石。達吾心焉爾。慶歷三年十一月劉某記。

欣欣亭記

劉子作欣欣亭。先是弘農楊異亦爲欣欣亭。自爲之記。序其所以欣欣之意。或曰。子之欣欣。楊之欣欣歟。劉子曰。否。可得聞歟。劉子曰。何爲其不可也。吾得所以居此者。達亦欣欣也。窮亦欣欣也。富亦欣欣也。貧亦欣欣也。人知之亦欣欣也。人不知亦欣欣也。欣欣之實。盡于此矣。吾又嘗聞夫戚戚之實。未盡于此。嗚呼。戚戚之實。窮亦戚戚也。達亦戚戚也。貧亦戚戚也。富亦戚戚也。人不知亦戚戚也。人知之亦戚戚也。窮而戚戚者。爲達也。達而戚戚者。其又有大不達者存。貧而戚戚者。爲富也。富而戚戚者。其又有大不富者存。人不知戚戚者。爲知也。人知之亦戚戚者。其又有大不知者存。嗚呼。吾敢爲戚戚毋欣欣乎。吾請以欣欣之實。爲終身之居。豈直亭也而道之哉。

伯父寶書閣記

初。伯父以尙書郎致政歸。築室于蘇之長洲。曰。吾昔爲之宰矣。賦役吾未嘗不均也。因其力而時使之。獄訟吾未嘗不謹也。察其情而恕思之。人皆思我。後世居之安。室旣成。聚書數千卷。覆以重閣。指之示子孫曰。此先帝以賜先子者也。此先子所以教後嗣者也。吾嘗以此事親。以此事君矣。行年八十。無悔于心者。

今以遺汝。吳中士大夫聞若言，皆記以爲愼史。某以爲古之君子莫難于擇所處，擇所處而當，故令聞長世，其身休焉。伯父之下居也，于人之我思，其遺子孫也，以己之事親與君而歸于無悔心，忠信學問而已矣。牛羊倉廩金玉之富不預焉，頌不云乎，在彼無惡，在此無斃，雖龐氏之義，何以遠過？于是名其閣曰寶書閣，而刻其語于石，使後生有述焉。若夫棟宇之制，奢約之度，智者可以觀其則，仁者可以見其志，非爲者所及也。嘉祐三年正月，右正言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某記。

三脊茅記

古之祭祀無不用茅者，而至于封禪，則必三脊茅以爲神藉。三脊茅出于江淮之間，蓋非其地不生，而江淮之間，則皆楚越國也。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自三代之君，莫不患之。故封禪者，必三脊茅，其意以爲能服楚越，使以其職來貢，則三脊茅可致。三脊茅可致，而封禪乃宜矣。古之人非輒貴異物也，事理相起，知其必然爾。周衰，齊桓公霸天下，其功大而自矜，欲遂封太山，故管仲亦以三脊茅止之，是所以不能致者也。三脊茅既非世所常玩，又封禪之禮希闕不講，故學者往往不能得其名。先帝將封太山，責三脊茅于荆，荆人莫識，有一老父識之，然後得貢于天子。天子竟至太山而還，以老父爲有神助，賜九品之服，嗚呼，非明天子不能封禪告成功，非封禪無所用三脊茅久矣。天下之無明天子也，彼其不爲時用，可勝言耶？余令畫工圖之，以示學者。

壺公祠大樹記

壺公祠在縣西北十里。其中庭有大樹，絜之蔽牛。壺公者，費長房之師。常東漢時，賣藥汝南市中，歸輒挂其壺而躍入焉。長房爲市掾，見而怪之，就傳其方。一旦別長房去，莫知所終。蓋神仙人也。其所挂壺處，則此樹是也。至今百姓道之，疑以爲仙者不死，故其物亦壽也。漢以來九百餘歲矣。常草木所不能待也。此獨存，是其異者一也。察其根，則糾結而膠緻；察其幹，則空虛而穿穴；察其葉，則柔弱而繁澤，是其異者二也。條之下垂，蒂之上屬，側穿復出，大者合抱，小者徑尺，環之成林，是其異者三也。挾可異者三，汝南人世傳之，而莫能正其名。故通謂之大樹云。夫天下之物，未可以理窮，則未可以類推也。彭祖歟，冥靈歟，其或使之歟？吾惡乎知之？咸平二年，有爲壺公祠者，不能久，遂廢。慶歷初，夏丞相守此邦，乃益新之。于是民之祈福祥者，士之效技術者，吏之覽方俗者，常至其下。嗚呼！能使此樹不朽，未必非壺公也。能使壺公益聞者，未必非丞相。故作記以信來者，刻之廟中。

先秦古器記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識，皆科斗書，爲古學者莫能盡通。以他書參之，迺得五六，就其可知者校其世，或出周文、武時。于今蓋二千有餘歲矣。嗟乎！三王之事，萬不存一。詩書所記，聖王所立，有可長太息者矣。獨器也乎哉？兌之戈，和之弓，離磬、崇鼎，三代傳以爲寶，非賴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衆不可概，安知天下無能盡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刻于石，又并圖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終此意者，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諡，迺爲能盡之。

林華觀行鐙記

某獲一銅器。刻其側曰林華觀行鐙。五鳳二年造第一。不知何所用。按漢書五鳳宣帝年號。其歲丙寅。到今嘉祐壬寅。一千一百一十七年矣。又刻其柄上爲扶字。皆秦小篆也。

龍雀刀記

右一刀。往年築青澗城。掘得之。其鐵精利。其環爲龍身而鳥喙。蓋赫連勃勃所作大夏龍雀者也。勃勃使其臣作銘曰大夏龍雀。威服九區。然今不見銘處。或歲久磨滅歟。將其時雖有銘。亦不皆刻之歟。

貞觀刀記

右一刀。以金錯其背。曰貞觀十六年并州都督府造鐔刀匠蘇四等造。專當參軍事王某。物勒工名。蓋古制也。其字體勁。金亦精好。足以明當時總核名實。百工所制作。後世鮮及之。

公是集卷三十七

義

士相見義

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爲志。諸侯以一度爲志。卿以有禮爲志。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死節爲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摯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君受摯者。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于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于摯。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惟小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于末者。未之有也。人苟爲悅而相親若者。未必爭。苟爲簡而相親若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端。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遽于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而無遽于禍也。惟仕于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于君者。冠而奠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臣。

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于國，所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爲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公食大夫義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象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于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士設俎。公設犬羹，然後宰夫設鉶，啓簋，言以身親之也。賓徧祭，公設梁，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爲慇懃也。賓三飯，飯梁以涪醬。此君之厚已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

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飴焉。惟恐其不足于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于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者也。孔子食于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殮。主人辭曰。不足殮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致仕義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仕。請引籍校年而卻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以詔書告戒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夫其非天子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于是乎有几杖之賜。安車之錫。所以致留之意也。君留之。臣曰。不可貪于人之榮。不可溷于人之朝。不可塞于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彊焉。義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祿。毋去其采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臣讓。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爲臣者。不四十不祿。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仕。四十而祿。爲不惑也。五十而爵。爲知命也。七十而致仕。則以養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事矣。知天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爲道也。非爲食也。爲君也。非爲已也。爲國也。非爲家也。是以時進

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仕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以盡其力。而況士大夫乎。是雖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曰。爲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旦暮之利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然。仕非爲道也。而爲食也。非爲君也。而爲己也。非爲國也。而爲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恥也。是以當老者。上雖屢督教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痛詆發之。猶莫顧也。此無他。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政混也。然則奈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于恩。而穀于義。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則貪位。而害民蠹國均之二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不出于有功。廢不遺于無功也。則震而自謀矣。震而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難然莫辨也。彼所以得偷容于其閒也。故夫偷容之人。而欲其畏義由禮。以自潔于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所誘。則毆之以法。毆之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此故法之毆也。嗚呼。爲致仕而卒以法毆也。不已薄乎。其亦出于不得已爲之者乎。然則又何憚而不爲哉。

投壺義

古者投壺之禮。主人以賓燕而後投壺也。燕者禮之輕者也。輕則易。易則褻。褻則慢。酒之禍。恆由此作。是以君子惡其褻以慢也。爲壺矢以節其禮。全其歡也。君子之于人。苟有以歡之。必有以禮之。苟有以禮之。

必有以樂之。苟有以樂之。必有以言之。賓者所法也。非法人也。所養也。非養人也。主人奉矢以親之。言卑其身以事賢也。主人三請不怠。賓三辭不煩。尊禮重樂之義也。尊禮則敬矣。重樂則和矣。敬以和。故上下能相親也。君子之所異乎人者。其惟易事而難悅乎。不褻其接。所以致難悅也。主人拜送。賓辟。賓拜受。主人辟。授受之禮也。授受者人道之大也。不可以不敬也。拜以敬之也。勝飲不勝者罰也。辭不曰罰。曰養。不尙人以勝也。不恥人以不能也。飲曰賜。灌不恥過也。不忌人以勝已也。故尙人以勝則矜。恥人以不能則怨。自恥其過則忿。忌人以勝也。則懟。矜以怨。忿以懟。此辨訟之所由作也。勝者有爵。貴也有馬。富也。內不失其樂。外不失其功。然後富貴可保也。投順爲入。不順雖入。不釋。明順而後有功也。樂以狸首。以順爲節也。侍于先生長者。不角不擢馬。以順爲禮也。順爲功。故弗非也。順爲節。故節可守也。順爲禮。故禮不悖也。故曰。古之君子乎。不心相與言也。以禮與行示之而已矣。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辨

祭法郊廟辨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傳曰。禘大祭也。禘者帝也。帝者先王之配天者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所以明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也。郊者祭天也。孝莫大于嚴父。

嚴父莫大于配天。天者物之本也。祖者人之始也。所以致尊極之意。祖宗者廟之不毀者也。古者天子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有二祧。祧之言超也。遠廟也。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凡祖考之廟。皆送毀也。其不毀。惟有功及有德者。或謂之祖。或謂之宗。祖者非太祖也。言後世述之也。宗者非宗祀也。言後世尊之也。何以知祖非太祖。宗非宗祀也。曰。文王非周太祖。武王非周宗祀也。周人祖后稷。周公宗文王。何以知祖者後世述之。宗者後世尊之。曰。商有祖甲祖乙。皆非太祖。又有中宗高宗。皆非宗祀也。曰。夏后氏不郊。顓頊而郊。鯀何也。曰。祖者必有功。有功則廟不毀。鯀無功。其廟毀。故推以配天。嚴父也。商人郊冥。何也。曰。冥諸侯也。未受命。不可稱祖宗。其廟毀久矣。故亦推以配天也。因是以見非天子不祫。非天子不郊。非天子不建祖宗。非有功德。不爲祖宗。非有祖宗。無不毀廟。鯀無功。故不敢食于廟。而食于郊。食于廟。爲必毀。食于郊。則世世修之。此湯之孝也。因是以見廟已毀。雖有功。猶不可復立。春秋曰。立武宮。蓋刺之也。郊者。祭之至尊者也。或配以祖。或配以父。三代異物。有近有遠。其祭不同。其所以嚴父配天一也。曰。然則夏之郊也。以顓頊。商之郊也。以冥。而禮運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何也。曰。湯放桀。封禹之後。以上公。遷鯀而郊禹。武王殺紂。封湯之後。以上公。遷冥而郊契。祭法之言者。言其始也。禮運之言者。言其末也。是以二者不同也。

君臨臣喪。以桃茷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爲臣焉。使之斯爲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宗廟焉爾。寄人民焉爾。夫若是其孰輕之。故君有慶。臣亦慶。君有戚。臣亦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尊卑異而已矣。雖于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也。是教之背死也。禍莫甚于背死而忘生。苟爲背死而忘生。故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于人者。不變于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茷何爲乎諸臣之廟哉。或曰。于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固亦周之末記也。昔者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丘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而丘之貧。無蓋也。亦與之席焉。夫不以賤而棄之。爲有勞也。夫不以死而欺之。爲有生也。勞。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欺也。而況于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茷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雖然。必有以也。古者人君非弔喪問疾。不至乎諸臣之家。非弔喪問疾。而至乎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諱。故君弔于臣。使巫祝先釋采于廟門。然後入。釋采者。告有事也。或失其義。而謂巫其祓之乎。昔魯襄公嘗朝于荆。荆君死。荆人曰。公必親襲。魯人辭不得命。則使巫祝以桃茷祓而先。蓋厭之也。由是觀之。則魯襄公爲之也。曰。君臨臣喪。不以桃茷先。則君信之矣。二人執戈以前也。非惡之乎。曰。豈謂是哉。君之行固必有衛之者矣。況諸臣之家乎。昔者楚公子圍會諸侯于宋。將升壇。使兩人執戈。設服離衛。諸侯之大夫皆知其爲君也。如苟惡之而已。會于宋何爲惡之哉。

公是集卷三十八

論

易本論

易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何謂也曰太極者天地之先也未有清濁未有剛柔未有上下未可以物名故謂之太極也太極將判則清者始上濁者始下上下絪縕而未可以天地名有其儀而已矣此之謂太極生兩儀也難乎兩儀之中芒芴之間是始有水、火、木、金、土之象是始有一、二、三、四、五之數是始有東西南北中之位而未可以五行稱有其象而已矣此之謂兩儀生四象也一、三、五者陽二、四者陰陽之數九陰之數六因其九而三之則得乾因其六而兩之則得坤此之謂參天兩地此之謂乾元用九坤元用六且夫天者積陽也地者積陰也凡積之類老則能變矣故乾一變而得震坤一變而得巽乾再變而得坎坤再變而得離乾三變而得艮坤三變而得兌此之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之謂四象生八卦也或曰子言則美矣理則深矣願聞水之所以一火之所以二木之所以三金之所以四土之所以五其先後多少之序者氣耶數耶曰氣也亦數也兩儀之氣合而生冲和之氣生于子子者黃鐘也其位北方當十一月而一陽生故水數一也黃鐘之氣下生林鐘林鐘者未之氣也其位南方當六月

而二陰生。故火數二也。林鐘之氣上生太族。太族者寅之氣。其位東方。當正月而三陽生。故木數三也。太族之氣下生南呂。南呂者酉之氣也。其位西方。當八月而四陰生。故金數四也。南呂之氣上生姑洗。姑洗者辰之氣也。其位東南。當三月而五陽生。故土數五也。故因其先後之序而數之。則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因其陰陽之位而數之。則亦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此自然也。曰子之言者蓋五象。而謂之四象何也。曰土者兩儀之別也。先四象而生。後四象而用。四象賴之而有。故不名一象。而寄其位于東南也。東南者辰也。胡不寄之西南而寄之東南。土者非有正居也。順取一位而已矣。曰黃鐘者冬至之氣也。一歲則一至十歲則十至。而子以能生謂四象何也。曰是乃所以能生四象也。天地之氣一而已矣。其之北者則爲寒。其之南者則爲大熱。其之東者則爲大溫。其之西者則爲大涼。寒謂之水。熱謂之火。溫謂之木。涼謂之金。天用其精。地用其形。而人不知耳。苟明其一歲一至十歲十至。推而上之。至于千歲千至。萬歲萬至。又推而上之。至于未始有物。氣之至也有止乎。又何怪不生四象哉。曰請問天有六陽。自子至巳。地有六陰。自未至亥。今黃鐘生陽。則宜傳之大呂。而反傳之林鐘。何也。林鐘傳之太族。則是矣。太族傳之南呂。又何耶。此爲復有一陽氣乎。固同物也。曰此自同物。而陰陽有尊卑。授受有順逆耳。陽尊陰卑。尊者專其位。卑者不敢專其位。必寄之于其衝。以求就陽也。故黃鐘下生林鐘。而大呂之氣應者寄之大呂也。太族下生南呂。而夾鐘之氣應者寄之夾鐘也。姑洗下生應鐘。而仲呂之氣應者寄之仲呂也。蕤賓上生大呂。而林鐘之氣應者寄之林鐘也。夷則上生夾鐘。而南呂之氣應者寄之南呂也。無射上生仲呂。而應鐘之

氣應者。寄之應鐘也。此皆其衝也。此之謂妻道。臣道。地道。故妻從夫。臣從君。地從天。其義一也。曰。請問乾坤生六子。而乾坤六子並列。乾居西北。坤居西南。何也。曰。八卦者皆出四象。四象生八卦。則八卦不得不並列也。其位有先後耳。乾者天也。天道貴陽。陽者皆屬天。坤者地也。地道貴陰。陰者皆屬地。陽始于子。終于戌。置乾于子戌之間者。此陽之終始也。陰始于未。終于酉。置坤于未酉之間者。此陰之終始也。曰。何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曰。衍者積也。天地之數始于一。積于十。聖人參天兩地而倚數。故衍天之參。則爲三十。衍地之兩。則爲二十。所以參天兩地而不一。天兩地者。一不可用也。故乾積三。坤積二。而不積一。一者乾坤所不用。是以其用四十有九。何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皆老陽老陰也。何爲皆老陽老陰也。乾無少陽。坤無少陰也。然則老陽何以九。老陰何以六。曰。乾積三以爲九。故老陽九也。坤積二以爲六。故老陰六也。少陽何以七。少陰何以八。曰。老陽則生少陰。老陰則生少陽。陰陽之相生。猶環之無端。陽道作息。陰道作消。七者言益一于老陰也。八者言損一于老陽也。易何以獨用七八九六爲占乎。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皆五行也。五以上爲道。五以下爲器。聖人用其道以畫卦。用其器以推數。土者四時所不載也。故上則并于四象。下則遺而不用。此聖人作易之本也。何謂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曰。索乾者爲陽。震也。坎也。艮也。皆乾之索也。索坤者爲陰。巽也。離也。兌也。皆坤之索也。乾之索皆一陽二陰。非多陰歟。坤之索皆一陰二陽。非多陽歟。何謂陽卦奇。陰卦偶。曰。震一也。巽二也。坎三也。離四也。艮五。兌六也。是奇偶也。陽必畫五而後卦。陰必畫四而後卦。是奇偶也。何謂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曰。陽者。君之象。陰者。民之象。陽者。君子之事。陰者。小人之事。陽卦一陽而二陰。非一君而二民歟。陰卦二陽而一陰。非二君而一民歟。一君而二民。非君子歟。二君而一民。非小人歟。敢問。二君而一民。奈何。曰。執德不一。斯二君也。政出多門。斯二君也。有國家天下而不能守。賢聖將因而興。百姓各擇主而歸之。斯二君也。此所謂小人之道也。

重黎絕地天通論

昔天地之始判也。清者在上。濁者在下。在上謂之陽。在下謂之陰。其已久矣。然而書獨曰。重黎絕地天通。何哉。曰。凡天地者。名也。清濁者。體也。陰陽者。氣也。是雖人物而有上下之異。然其治乃反在人。人者。天地之心也。故人道治。則天地適其位。清濁安其常。陰陽辨其序。人道不治。則上下交亂矣。其名雖不變。其體雖不雜。其氣雖不改。然其政擾矣。故古之治天下者。必有神民之官。以序天地。蓋惡擾也。凡親上者。本乎天者也。親下者。本乎地者也。是以神之事皆屬天。民之事皆屬地。毋以民亂神。毋以神惑民。則天地之道得矣。然則上下不位乎。陰陽不安乎。幽明不別乎。所謂重黎絕地天通者。此也。昔觀射父既言其略矣。未盡其方也。則世雖有重黎而欲絕地天通。何由哉。吾請言其方。凡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士一廟。天子祀以犢。諸侯祀以牛。卿大夫祀以羊。士祀以豕。天子有祫。有禘。有薦。諸侯祫而不禘。卿大夫享而不祫。庶人薦而不享。天子以公爲尸。諸侯以卿爲尸。大夫士以孫爲尸。天子事尸十有二獻。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天子之祭。天下助。諸侯之祭。一國助。

卿大夫之祭。一邑助。士之祭。朋友助。天子舞六代之樂。諸侯舞時王之樂。大夫以下不樂也。故貴賤有禮。上下有等。而不相逾。所以治神也。士以德。農以力。工以巧。商以利。二十而冠。三十而娶。五十而衣帛。七十而食肉。不耕者祭無盛。不績者喪無服。不事事者出夫家之征。師教之也。宗收之也。友攝之也。吏治之也。卿賓之也。生有所依。死有所歸。不犯非禮。不慕非福。則人勸其業。而刑是用措。所以治民也。此可謂絕地天通矣。今庶人而得祭天地。旅山川。祀非其鬼。卿大夫不得立宗廟。可謂治神乎。庶人服侯服。食侯食。居侯居。男不耕。女不蠶。起而相隨。以事神爲俗。無父子之親。無君臣之節。下者乃爲巫祝。略計天下常百萬。人可謂治民乎。由是觀之。重黎之業已矣。然則天地不通乎。人神不擾乎。上下不瀆乎。百事不隳乎。嗚呼。明吾言者。可以治天下矣。雖使重黎復生。何以易此哉。

師以得民論

先王治天下。有不勞而民自爲正者。治之至也。不勞而民自爲正者。其推師乎。天地生之。父母養之。而師教之。然後內可以事親。外可以事君。大可以治民。小可以治身矣。故師者非他也。所以使人知事親之道。事君之義。治民之術。治身之法者也。有人于此。內不足事親。外不足事君。大不足治民。小不足治身。則禽獸無以異矣。知自別于禽獸。則必從師以學之。故師者非以飲食望人之口也。非以財利鈎人之心也。非以權勢制人之力也。非以名譽飾人之意也。以仁爲本。以禮爲教。以樂爲和。以信爲符。使人乃誘然而歸之。翕然而隨之。故有國家者。恃之以化良民焉。恃之以得賢臣焉。故師者常與人君分天下之治者也。位

不同耳。名不類耳。權不及耳。衆不如耳。不然。殆無以異。是以先王知其若此也。則重師之禮。以繫邦國之民也。民誠從師耶。則是下已善矣。民誠不從師耶。則是下已惡矣。善惡之端。皆出于師。故師不可不重也。是以先王制事師之禮。雖于天子。無不北面。言有君之尊也。制喪師之禮。雖于諸侯。無不三年。言有親之戚也。設用此等。故能使師重于世矣。凡傳學者。說義必稱師。聽從必盡力。說義不稱師。命之曰背。聽從不盡力。命之曰畔。背畔之人。世主不以爲臣。世士不以爲友。鄉里賤之。宗族疎之。設用此等。故能使師信于時矣。然後天子按已教之民。已成之俗。而施政令焉。何難哉。今夫上不以師爲意。則民不可得而繫也。民不可得而繫。則散矣。是與彼無牧長宗主一類也。此之謂要道。故冢宰執而司之。使師之道達于天下。而無背畔乎。是冢宰之職得也。師之道不達于天下。而背畔多乎。是冢宰之職失也。冢宰者治本而不治末者也。含九兩而任簿書。求以繫民。不亦遠哉。鄭康成以爲師者諸侯師氏之官。是守章句者也。得其一不得其二者也。未及知先王之治。不勞而民自爲正之道者也。夫師豈獨師氏之官哉。師氏豈獨諸侯之臣哉。故大司徒之職。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一曰聯師儒。師則以賢得民者矣。儒則以道得民者矣。而曾以爲異乎。

三代同道論上

古者有言。夏后氏尙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救野莫如敬。商人尙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救鬼莫如文。周人尙文。文之敝。小人以僂。救僂莫如忠。三王之道若循環。此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聖人之道同。而王者

之政一同也。故能同不同。一也。故能一不一。同者道也。不同者物也。一者德也。不一者俗也。故自伏羲、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天下之生久也。一盛一衰。一亂一治。然而所以盛者常同。所以治者常一。何以言之。凡聖王之後而至于衰者。非其道衰也。物使之衰也。其使之亂者。亦非其德亂也。其俗使之亂也。繼而起者。明道以待物。則衰遠矣。正德以訓俗。則亂遠矣。故可以革物者道也。而道未嘗革。可以變俗者德也。而德未嘗變。夏后氏有天下四百餘歲。桀爲無道。顛覆禹之典型。夏人不忍。成湯伐而放之。四海之內。歸之如一。非叛夏也。以成湯爲能復禹之績也。故仲虺稱之曰。天錫王智勇。纘禹舊服。此之謂也。商有天下六百餘歲。紂爲無道。顛覆湯之典型。商人不忍。武王伐而殺之。四海之內。歸之如一。非叛商也。以武王能反商之政也。故武成曰。乃反商政。政由舊。此之謂也。故湯復禹之績。則得禹之天下。武王反商之政。則得湯之天下。當是時也。禹沒而復起。湯滅而復見。同焉而已矣。一焉而已矣。安得忠敬文之三而異之。且夫忠也。敬也。文也。是三者之于道。本末也。表裏也。相待而成。相須而行者也。不可一日離。而以爲千歲而代興。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奚以謂之。凡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夫婦之親。賓友之好。長幼之序。此所謂人道之大端。此人道之大端。非忠則不足以相懷。故先王之爲禮。必本于忠。忠也者。禮之本也。然而不敬。則忠不見。故先王表以敬。敬也者。禮之體也。然而不文。則敬不昭。故先王等之以文。文也者。禮之成也。是先王非尙此三道也。其變節次序。不相緣。則禮不立。然而相緣之甚密。喘而言。蠕而動。一皆雜。于是有隆有衰。有左有右而已矣。是以發于內者。則隆于忠。接于外者。則隆于

敬。旁暢曲巧。極物之變。則隆于文。惟君子能體之。能體之則能言之。能言之則能述之。未有文而不原于敬者。未有敬而不因于忠者也。未有忠而不敬不文能成其忠者也。故曰三者之于道。本末表裏也。相待而成。相須而行者也。不可一日離。然而以爲千歲而代興。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

三代同道論中

古者有言。有虞氏貴德而尙齒。夏后氏貴爵而尙齒。商人貴富而尙齒。周人貴親而尙齒。此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夫聖賢之治國家天下。所以率民而教之。有達貴者。有公貴者。有私貴者。有無貴者。德者其達貴也。爵者其公貴也。親者其私貴也。至于富則無貴也。所以謂德達貴者。德之于天下。無所不貴。在朝廷貴于朝廷。在鄉黨貴于鄉黨。在市井則貴于市井。在夷狄則貴于夷狄。是百王之所同。故謂之達貴。所以謂爵公貴者。爵之敬。在朝廷則伸。在宗族則屈。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公貴。所以謂親私貴者。親之愛。在宗族則伸。在朝廷則屈。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私貴。此數物者。人情之紀。王事之本。聖人所不能奪也。是以推而任之。推而任之。故以德王天下。以爵尊朝廷。以親定宗族。以德王天下。故天下不可不貴德。以爵尊朝廷。故朝廷不可不貴爵。以親定宗族。故宗族不可不貴親。三者不失其處。則王道成。三者失其處。王道則不成。是以有九德者治天下。有六德者治一國。有三德者治一邑。有一德者治一職。此所以見德之貴也。治天下者。爵天子。臣兆民。治一國者。爵諸侯。臣萬民。治一邑者。爵大夫。臣陪隸。治一職者。爵爲士。臣輿皂。此所以見爵之貴也。雖爲天子必有父。雖爲諸侯必有兄。故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期

之喪達乎諸侯。大功之喪達乎大夫。其在宗廟則皆以齒。此所以見親之貴也。其義並隆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措之而安。施之而通。王者之盛也。未有能尙其一而遺其二者也。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所以謂富無貴者。彼富非德之修也。非爵之隆也。非親之懿也。以世祿多財先人而已矣。則爲義者必恥之。爲政者必疾之。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無貴。然而商人貴富。則是以商人之爲商者。殆乎秦之爲秦者也。昔者秦有天下。右貨而尊利。以昉于滅。吾未始知秦之所以滅。非蔽于商人貴富爲之禍也。昔者魏有天下。棄親而崇勢。以昉于滅。吾未始知魏之所以滅。非蔽于夏后氏貴爵爲之禍也。昔者晉有天下。侈親而滅制。以昉于亡。吾未始知晉之所以亡。非蔽于周人貴親爲之禍也。故聖人不然。以德王天下。以爵尊朝廷。以親定宗族。三者並隆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有偏而不起者。則亂矣。豈及于虞夏商周異世而貴之哉。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

三代同道論下

古者有言。夏人尊命。商人尊神。周人尊禮。此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彼謂命者。四時政令。所以教民云爾。是非夏之道也。夏后氏以建寅爲正。其數得天。于以下政令宜。此有由然者也。非固以爲道而尊之也。彼謂神者。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君云爾。是非商之道也。夏之末。山川鬼神。莫能億寧。而葛伯不祀。成湯誅葛而放桀。正天地之祭。定社稷之禮。修山川之典。此亦有由然者也。非固以爲道而尊之也。彼謂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摯交接。相施予云爾。是非周之道也。武王伐紂。天下之諸侯會于孟津者八百餘國。旣

入定商駿奔走執豆籩受命于周廟武王于是班宗彝分寶玉奇貨以懷諸侯諸侯裨冕摯笏射乎太學養老乎東序耕乎籍田此亦有由然者也非固以爲道而尊之也若夫聖人之治王者之法宰制萬物兼覆天下則此三者無不修也無不謹也不能以一廢矣故當其尊命則雖周猶夏也當其尊神則雖夏猶商也當其尊禮則雖商猶周也何以言之耶民事則尊命鬼事則尊神王事則尊禮同時可也同日可也同月可也當其義則今所尙者先不當其義則向所先者後後者復先先者復後一物不應而亂起矣豈及于夏商周異代而尊之哉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夫好事者知三王之異物而不知其道之同也知三王之異俗而不知其德之一也道者所以革物而非革于物者也德者所以變俗而非變于俗者也故三王之所改者正朔緣于歷而改律呂緣于聲而改都邑緣于地而改徽號緣于色而改樂舞緣于功而改官職緣于事而改田賦緣于俗而改械用緣于便而改及夫以性爲內以情爲外以名爲制以禮爲體此所謂道德之本也夫苟不可改則忠也敬也文也三代同尙矣德也爵也親也三代同貴矣命也神也禮也三代同尊矣奚獨三代哉吾以此推之昔者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封于太山禪于梁甫者七十有二君其實一也

四代養老論

養老蓋以盡孝慈也劉子曰以養老莫善于燕莫不善于饗而食次之以養義莫善于饗莫不善于食而燕次之周人備矣所謂養老者養其體者也故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豆籩修其簠簋奉其

犧象謹其祓除。于是乎體解折節而共飲食之。又爲折俎加豆。是以惠豐而德洽。民之見者以爲盡心也。莫不加愛焉。故莫善于燕。夫饗所以訓恭儉也。而養老所以充氣體也。修其物篤其意而不得躬之。酒盈而不飲。肉乾而不食。設几而不倚。一獻而百拜。惡在其惠也。故莫不善于饗。是有虞氏所以不從也。所謂養義者。養其賢者也。年者天下之達尊也。爵者天下之達尊也。以達尊之爵。養達尊之年。其意猶不敢褻爲之。故一獻而百拜。民之見者以爲至恭也。莫不加肅焉。故莫善于饗。夫養義者。貴其養志也。若曾子之養曾皙者也。而食者無百拜之恭。無一獻之節。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元之養曾子者也。民之見者可易也。故曰莫不善于食。是夏后氏所以不從也。雖然。三聖之作。非以相反也。養老以彼。養義以此。所以尊其年。尙其德也。尊其年。仁也。尙其德。義也。仁且義。所以天下無所爲而安然矣。故周人通其道。達其意。修而兼用之。兼之是謂大備。不可改矣。孝之道達。則子咸若。悌之道達。則幼咸若。登歌清廟。則君咸若。下管象武。則臣咸若。所以慮之以大。受之以廣。行之以禮。修之以孝。紀之以義。終之以仁。一事舉而衆美具焉。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之謂也。

公是集卷三十九

論

救日論

春秋左氏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又曰。非正陽之月不鼓。臣以爲過矣。夫聖王所甚畏而事者。莫如天。天神之最著而明者莫如日。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也。日有食之。天子則伐鼓于社。諸侯則伐鼓于朝。非爲慕迂闊而塗民耳目也。明其陰侵陽。柔乘剛。臣蔽君。妻陵夫。逆德之漸。不可長也。如是則奚救。奚不救。奚畏。奚不畏哉。臣明之言。使諛臣依以諂其君。邪臣資以固其身。臣請辨之。幽王之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則二分矣。安在其不爲災者歟。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夏之季秋。非正陽也。安在其不鼓者歟。由此觀之。日食之必可畏。必當救也。無所疑矣。夫諂諛奸邪之臣。出則朋黨比周以遂其私。入則誠僞欺罔以濟其欲。固日夜無須臾之間。惟恐君之覺己也。日有食之。是將喜焉。庸肯斥言災異以儆于上哉。是以或至于陵夷而猶不悟。魯季孫。漢張禹是也。昔者季孫意如之專魯。知日食之爲傷其君而不憂也。卒逐昭公。張禹之仕漢。知日食之爲害國而不告也。卒成王氏。嗚呼。變所從來微矣。爲人上者可不察哉。可不察哉。

城郢論

子囊爲令尹。城郢。君子稱之曰忠矣。能衛社稷。囊瓦爲令尹。城郢。君子譏之曰卑矣。必亡楚國。夫楚一也。子囊囊瓦。令尹等也。城郢均也。子囊以取褒。囊瓦不免于貶。何哉。君子者。固譽成而譏敗乎。論之曰。否。昔子囊之爲令尹也。修法制。舉賢才。附百姓。親鄰國。所以守其四封者。已遂矣。惟郢之未城。于是城郢。則豫患而已矣。安得不謂之忠。囊瓦之爲令尹也。則不然。遠忠直。比讒諂。貪愎無厭。遂過不更。百姓怨之。諸侯怒之。所以守其四封者。已小矣。惟郢之可城。于是城郢。則外民而已矣。安得不謂之卑。夫外民。民亦外之。此囊瓦所以亡楚也。事固有同功而異情。同迹而異論者。此之謂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設險之與恃險。豈得同哉。設險者。彊。恃險者。亡。故先王制城郭。溝池。所以立固。而非固之本也。制鄉遂都鄙。所以便守。而非守之本也。制師旅卒乘。所以建威。而非威之本也。本之所在。在德義。在知人。在安民。必有其本。然後城郭溝池可得而固也。鄉遂都鄙可得而守也。軍旅卒乘可得而威也。故政有本末。事有先後。無後其所先。而先其所後。則天下可治。百官可任。萬民可附。四夷可服。惟明者而後及之。非囊瓦之所能見矣。

不朽論

士之不朽者三。所以本者一也。德能服人。則不朽。功能濟時。則不朽。言能貽世。則不朽。雖然。本之者德而已矣。德者。仁義忠信之謂也。內著于其外。達則其功也。窮則其言也。故德者本也。功與言者末也。處勢高。名澤及于遠。謀而世用之。行而世信之。則功必立。處勢卑。名澤不及于遠。謀而世弗用也。行而世弗信也。

則言弗著。故功者以德爲功者也。非俗之所謂功也。言者以德爲言者也。非俗之所謂言也。俗之所謂功者。規一切者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則有彊兵之功。壞井田。廢什一。困百姓之力。實府庫之藏。則有富國之功。以詭譎爲機。以刑法爲驅。以君心爲度。以巧僞爲制。若是而已矣。俗之所謂言。務無用者也。飾名數以于禮。合章句以導諛。爲曼衍以詭俗。務名譽以邀利。大不可施于朝。小不可教于鄉。以靡麗爲精。以辯異爲奇。若是而已矣。是以德也功也書也。判而爲三。嗟乎。君子之道所以隱也。功非其功矣。言非其言矣。然而世猶貴功而尙言。自以謂不朽。吾未始知其誠不朽也。夫世之士旣無以明功與言之端。又因見世俗之功而趨之。聞世俗之言而美之。自以太上立德不可及也。嗚呼。則是以功與言常必去德而獨存者也。喪其本矣。申商也。孫吳也。儀秦也。楊墨也。何可勝言哉。

仁智動靜論

稟天之性。剛健中正。純粹明白。生而知之者。是謂仁矣。貧賤不能憂。富貴不能淫。死生不能變。乘物而用。循理而動。率性而行。推分而安。是終始本末不出于靜。故孔子曰。仁者靜也。靜莫如山。山之爲物。天質自然。一成而立。亘萬世而不變。損之者難。益之者易。可謂能靜矣。故孔子曰。仁者樂山也。夫貧賤不能憂。富貴不能淫。死生不能變者。固不知所謂貧。亦不知所謂富。不知所謂賤。亦不知所謂貴。不知所謂死。亦不知所謂生者也。審乎自得。得乎無假。若是則何壽如之矣。故孔子曰。仁者壽也。夫智者亦稟天之性。而不能純粹。有所好惡。有所嗜慾。有所喜怒。有所偏溺。不學則不知其道。不問則不知其惑。是故食無求飽。居

無求安。日夜不厭。就有道而正焉。損其好惡。損其嗜慾。損其喜怒。損其偏溺。以求入大中之檢。合聖賢之度。使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而後可已矣。是終始本末不出于動。故孔子曰。智者動也。動莫如水。水之爲物。源于山而赴于海。盈科而後進。見險而不止。以求遂其志之所趨。必放乎平而止。增之則深。益之則廣。可謂能動矣。故孔子曰。智者樂水也。夫損其好惡。損其嗜慾。損其喜怒。損其偏溺。非自苦也。其心見道理之顯然。所以去不善而就善。以自悅矣。故雖見外物而不遷。雖處汙世而不易。如是則何樂如之矣。故孔子曰。智者樂也。夫仁者以安仁爲靜。智者以利仁爲動。安仁者。本于誠而明之。利仁者。本于明而誠之。誠而明之。不亦靜乎。明而誠之。不亦動乎。誠者。天事也。明者。人事也。天事故靜矣。人事故動矣。雖然。苟誠而不明。雖靜未可謂仁。是以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也。明而不誠。雖動未可謂智。是以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也。夫顏淵可謂能仁。子夏可謂能智。欲求仁智之動靜者。舍二子亦何觀乎。或曰。旣謂之仁者靜矣。又曰。克己復禮。何哉。應之曰。仁內也。禮外也。仁者難以與人共。而禮者所以并容也。也是故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夫顏子之克己復禮乎。俯而就之耳。亦何適而非靜哉。

博施濟衆爲聖論

仲尼之門問仁者多矣。以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子路之勇。冉求之藝。猶未備仁之稱也。至于子貢問博施于民而能濟衆。則遂以爲聖。何哉。嘗試論之。所謂博施者。殆非俗之所謂博施矣。所謂濟衆者。殆非俗之所謂濟衆矣。彼俗之所謂博施者。不過以散利布惠爲言。俗之所謂濟衆者。不過以分災救患爲

解。必若是則賢者亦能及之。何待聖哉。必若是則有國家天下者乃能行之。賤貧則不能矣。是貧賤必無聖人哉。此皆計功而言。不足以知仲尼之意。明聖人之道者也。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是以在下位則化育萬物。物盡其性而不見其迹。可謂博施濟衆矣。在上位則陶冶百官。官服其體而不得其名。亦可謂博施濟衆矣。豈獨欣然以散利布惠爲美談。分災救患爲己務哉。夫散利布惠。分災救患。可勉強而暫爲。則是聖人亦可忽然而暫到也。聖人之神不可暫到。則散利布惠。分災救患。非聖人之任。亦已明矣。以謂不然。復效以事。夫仲尼在下者也。隨之者三千之徒。或智或仁。或過或不及。莫不盡其性。得其欲。皆可以治天下。則其施不亦博而濟不亦衆乎。堯舜在上者也。億兆之衆。或賢或愚。或善或不善。莫不安其教。樂其生。而不知爲之者。則其施不亦博而濟不亦衆乎。故聖人法天者也。天之道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如聖人必散利布惠而施。必分災救患而濟。是非天矣。何足稱哉。或曰。散利布惠。分災救患。非聖人之任。然則是仁者之事乎。曰。亦非也。使仁人在下乎。苟免于窮困亦幸矣。何暇及人。使仁人在上乎。則利不待散而均矣。惠不待布而廣矣。災不待分而民懷矣。患不待救而物遂矣。然則散利布惠。分災救患者。賢人之業。其功名可數者也。

畏天命論

傳曰。畏天命。夫天命可畏。而未有能知者也。惟聖人然後知之。所謂天命者。非諄諄然接乎人者也。害于民謂之孽。變于常謂之異。動于氣謂之沴。發于色謂之眚。逆于類謂之祥。雜于俗謂之妖。著于天謂之象。

是故有以興有以亡有以敗有以成惟聖人然後能見之識之識而名之所謂性與天道者也非聖人則不能知之故古之君子務畏天命而不務知天命也夫非聖人而務知天命者吾見其不能且不信矣古之君子其畏天命也聞一異則悚然懼見一祥則悚然懼未知是之爲善歟爲惡歟悚然懼而已者吾知畏而止矣是故其守也約其行也慤妖祥之事休咎之說付之蓍龜瞽史而不勞吾心吾非不願知天命也天命固不可知也強求知之是不誣天必且誣人昔夏之衰也龍降于帝庭其縻爲物而卒喪周周之衰也麟獲于魯沙鹿之崩也晉史卜之曰後六百歲而聖人興夫若是者其孰能知之此聖人所獨知也故曰莫若以畏仲尼在陳聞魯有火曰其桓僖宮乎夫聖人之于天命有不待卜矣湯之時八年七旱湯親之南郊而禱焉曰政不一歟民失職歟宮室營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由是觀之湯且不知也然而古之君子有曰天命也可推類而得可觀象而察自董仲舒咸有是言離之合之文之飾之大者篡亂其次賊虐然則非實使之其啓有間矣夫天命決不可知求知天命者以謂尊天也然而不得其指不殆乎以天欺人乎古之君子莫惡乎以天欺人以人欺人猶不可而況乎以天欺人者乎是所謂南面之禍也北面之賊也故善畏天者莫如成湯爲國家若成湯可也

仕者世祿論

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而小雅亦譏絕功臣之類然則賢者之治國也固官人以世乎應之曰否非此之謂也凡士農工商者蓋通功易事相爲用者也士以仁義農以稼穡工以器用商以貨殖士之所以爲

士者術也。然而待農而食之。待工而用之。待商而資之。農之所以爲農者力也。然而待工而用之。待商而資之。待士而治之。工之所以爲工者巧也。然而待商而資之。待士而治之。待農而食之。商之所以爲商者利也。然而待士而治之。待農而食之。待工而用之。茲四人者世序其業而食其勞。是故明王之治也。使仕者世祿。使仕者世祿。則農者世耕。工者世巧。商者世利矣。德及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世天下。德及一國者稱諸侯。諸侯世一國。是皆人君也。非君無所世。故雖卿大夫官以世也。卿大夫莫之世。是謂逼君。春秋譏之。故所謂世祿者。世世有祿者。非世世其祿者也。故古者自卿大夫士之子不貳業。幼則入小學。長則入大學。教之以詩書之訓。禮樂之方。正其齒。辨其節。齊其衣服。明其辭讓。業成而志定矣。雖未就吏而不累有司焉。雖未執事。而化民之端見焉。至于三十然後試以事。至于四十然後授以位。至于五十然後命以爵。然猶論辨而任之。度材而進之。使上無棄材。下無棄人。凡賢者之子孫。公卿大夫之冑。莫不在位矣。能大者祿厚。能薄者祿少。如是而已矣。此乃所謂世祿也。及至後世。富貴以其勢。排蹙貧賤。雖賢不得進。雖老不得試。而富貴者雖不肖與嬰兒。猶乘父兄之尊。列于朝廷。是以爲政者患其若此也。則進孤寒疎遠以爲公。收管庫盜賊以爲名。是兩者皆失也。教之以其道。則賢者可得。論之以其材。則能者可見。限之以其年。則學者不偷。毋以其勢撓之。毋以其親疑之。則仕者皆世祿矣。今不正其本以從先王。而顧憂其末以反先王。此固王道之不行于世也。嗚呼。行文王之政者。天下必治矣。

爲仁不富論

凡天下有至理。此盈者彼虛。此厚者彼薄。是自然之不可易者也。故爲仁者不富。爲富者不仁。亦若此矣。夫仁人之爲身。必將先義而後利。先德而後祿。以禮爲法。以智爲輔。以文爲表。以義爲內。非其道。雖加千乘之利。不悅焉。非其志。雖加萬鍾之祿。不取焉。此仁人之所以爲身也。此其爲身。所以無富之稱也。及其爲家。則正其居處。以應法。薄其奉養。以應禮。均其有餘。以濟不足。言其利。以去其貪。此仁人之所以爲家也。此其爲家。所以無富之名也。及其爲國。愛民而時使之。養民而薄斂之。取民而節用之。幣帛寶貨。與百姓共其利。弗專有也。藏之于民。而上下皆足。此仁人之所以爲國也。此其爲國。所以無富之號也。故小爲一身。大爲一國。取予施舍。進退行止。必出于仁。而無富者矣。雖然。其無富。乃所以爲大富也。故仁者雖一身而貧賤。不能辱。雖一家而萬乘。不能奪。雖一國而天下。不能傾。近者親戚安之。賓友歸之。遠者四鄰懷之。九夷向之。尚非大富乎。彼爲不仁者。不然。苟爲一身而已。力之所及。將無不攘。智之所及。將無不取也。故在下則盜。在上則暴。爲倉廩。至于使百姓無以食。爲府庫。至于使百姓無以衣。可謂富矣。然而不仁之患。則又至焉。是以昔者蚩尤誅。桀夷滅。桀紂亡。非患財用之乏也。非苦貨力之少也。凡以身富而不仁也。是以聖王制稅賦。足以養百官。備水旱。制朝貢。足以結諸侯。通遠方。然猶厚往而薄來。輕費而廣施。惡不仁也。故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商貨利。大夫不畜雞豚。士不問什一。所以遠利而近仁也。所以厲風俗而禁淫僞也。冉求爲季氏宰。不能改于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是觀之。君子之富可知矣。

公是集卷四十

論

封建論

三代之王也。舉天下以封建。秦之帝也。破封建以立郡縣。二者孰是乎。曰。封建者。道也。郡縣者。利也。封建者。公也。郡縣者。私也。然則奚以爲道。奚以爲利。奚以爲公。奚以爲私。曰。非聖人不能王天下。非王天下不能封建。非封建不能長世。是以古之封建也。不主于功。亦不主于親。主于德而已矣。德厚者其封大。德薄者其封狹。車服以明之。制度以一之。禮樂以修之。仁義以結之。祭祀以教之。喪紀以厚之。朝貢以勸之。聘享以懷之。猶懼其未也。于是冕服圭璧以賞其勤。甲兵鈇鉞以聳其怠。制謚美惡以出其名。策書簡牘以觀其行。其治忠厚。其政淳一。其教誠懇。然猶戰戰以持之。翼翼以守之。如畏其傾。如苦其生。非以其貴自驕者也。非以其富自浼者也。自天子至于諸侯。自諸侯至于大夫。自大夫至于士庶人。上下率是其化深矣。其俗成矣。其意安矣。故可以傳世。故曰。封建者。道也。及乎秦則不然。其取天下以詐力。其治天下以苟簡。其仁義不足以相懷。其忠信不足以相待。有功者疑之。有德者忌之。自其子弟不能信也。是以權天下之貴以尊其己。斂天下之富以厚其身。滅絕禮樂以逞其心。嚴刑濫罰以快其意。皆以封建爲害己也。故

秦之有天下也。便其私而已矣。故曰郡縣者利也。利用其私。則道用其公者分矣。故封建作而仁義行焉。郡縣立而刑名制焉。由是觀之。非聖人不能封建審矣。周之有天下也。太王王季基之。文王武王成之。周公成王守之。是以其化民也深。其易俗也固。九牧之君。于有八百。世守其法。莫之敢貳。至于穆王。王愆于德。淫遊無度。而諸侯不畔。至于厲王。泯亂典訓。天下勿堪。流王于彘。諸侯釋位以謀王室。二伯共和以相王事。宗廟乏主。二十餘載。而神器不移。至于幽王。昏于嬖妾。虐害于下。下弗堪命。王以兵死。周遂東遷。于時政教陵夷。不能及遠。故齊桓。晉文。率天下諸侯以服事天王。桓公北伐山戎。南破楚召陵。西討孤竹。東定海濱。功業大矣。然葵邱之會。管仲一言。動色下拜。文公討叔帶之亂。敗楚鄭之師。救齊宋之危。誅曹衛之罪。小國奔走。大國悸恐。威力遠矣。然過而請隧。天子不許。稽首趨避。故亂如幽厲而不能遷也。強如桓文而不能謀也。孰使之哉。由是觀之。非封建不能長世也。審矣。或曰。周室之弱。此不足以知之。夫周之失也。其在廢文武之法而已矣。每守其法。每布其義。雖有齊桓。晉文之強。莫敢不率。又況邾。莒。滕。杞之小國乎。然則周之失也。非封建弱之矣。三代封建。威分于外而享國長。漢魏郡縣。威專于內而享國短。其享國長也。封建之效也。其威分于外也。則非封建之罪也。其享國短也。不封建之效也。其威專于內也。則非不封建之力也。其亦可知爾已。然則謂封建不若郡縣者。妄也。其曰非聖王不足以封建。而郡縣者固世無聖王而用之者也。與其無聖王而封建不得其理。不若去封建而爲郡縣可苟而治。是則可矣。

人君之賢其身。不若其使賢之爲賢也。人臣之賢其身也。不若其薦賢之爲賢也。聰明辯慧。技藝敏給。此可謂賢矣。然是謂匹夫之局。非人君之操也。人君者。目不自視。明者效之。耳不自聽。聰者效之。口不自言。智者效之。心不自慮。聖者效之。故曰。百官當而已矣。此人君之操也。明者視之。則視必遠。聰者聽之。則聽必微。智者言之。則言必當。聖者慮之。則慮必精。使獨用其身。不能治也。雖欲治之。不能給也。故曰。不若使賢之爲賢也。忠信仁義。剛毅有立。此可謂賢矣。然是謂終身之善也。未足以傳世也。人臣者。以其宗廟爲心焉。以其萬民爲心焉。以其後嗣爲心焉。大爲之謀。而使智者就之。遠爲之略。而使仁者守之。今世賴其澤。後世蒙其福。世續其類。是天地之功也。是春夏秋冬之相與成歲也。故曰。不若薦賢之爲賢也。劉子曰。昔者舜有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舜好問。好察邇言。所舉而用者。二十有二人。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而天下治。昔者周公相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日昃不倦。勞于求士。所執贊見者。十有餘人。所交友者。百有餘人。賢者相與繼其德而成之。至其末也。刑措四十餘年。故君莫盛于舜。臣莫盛於周公。不爲舜之爲者。非賢君也。不爲周公之爲者。非賢臣也。劉子曰。君之不君。非獨愚也。雖聰明辯慧。技藝敏給。而不知用賢者。猶不君也。臣之不臣。非獨鄙也。雖忠信仁義。剛毅有立。而不知薦賢者。猶不臣也。昔者桀紂矜天下以能。高人臣以聲。則是豈不聰明辯慧。技藝敏給哉。惟其自賢而已。不知用賢。至于亡也。昔者臧文仲相魯國。魯國以強。其言必當。則是豈不忠信仁義。剛毅有立哉。惟其自賢而已。不知薦賢。至于削也。故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所謂驕者。非獨

以貴驕人。以富驕人者也。以材驕人者有甚焉。所謂吝者。非獨吝于爵人。吝于分人者也。吝于教人者有甚焉。故以材驕人。慢也。人怨之。吝于教人。忌也。人疎之。是以古之君子。莫爲驕與吝也。求爲人君者。盡于此矣。求爲人臣者。盡于此矣。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君之所以爲君也。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言臣之所以爲臣也。君爲君焉。臣爲臣焉。雖亘萬世。吾不知其可改也。

賞罰論

賞爲勸有功也。賞必以春夏。不已怠乎。罰爲懲有罪也。罰必以秋冬。不已緩乎。怠則不勸。緩則不懲。然而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者。是非聖人之意也。應之曰。否。子所謂功者。謂夫輔世治民之爲功乎。抑謂闢土彊兵之爲功乎。子所謂罪者。喪業失序之爲罪乎。抑謂殘民害上之爲罪乎。子賞之。勸也。將勸其至于善而已乎。將幸其身而已也。子罰之。懲也。將勉其至于恥乎。將勉其身而已也。吾語汝聖王之治。聖王之治。官得其職。民勸其事。物安其所。無獨治之名。無倉猝之功。是以三載攷績。三攷黜陟幽明。其陟也。所謂賞。其黜也。所謂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則何怠且緩之有。古者惟軍賞不逾時。軍罰亦不逾時。用命賞于祖。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不用命戮于社。欲民速見爲不善之辜。是聖王之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非所以治士大夫。故子之所刺者。平世之治也。子之所稱者。軍中之法也。且夫賞爲勸善也。爲善者終身誠之。今一賞以春夏而已。至于怠矣。則是雖爲善。未嘗不僞也。從而賞之。是賞僞也。豈所謂善乎。與其賞是人也。則若勿賞是人也。故君子正行。非以干祿也。經德。非以希世也。愛民。非以要譽也。尊主。非以懷賞也。故有

功雖賞不驕。賞之雖晚不怠。曰：非春夏卽不可賞乎？趣取賞而已矣。何必春夏爲？曰：否。是所謂順天時者也。爲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孝于己。欲其子之孝于己。莫若己爲孝。爲人上者莫不欲其下之順乎己。欲其下之順于己。莫若己爲順。天者王之上也。王者諸侯之上也。諸侯者大夫士之上也。故王者順天。則諸侯順王。諸侯順王。則大夫士順君。君之所爲而大夫士爲之。是良大夫士也。王之所爲而諸侯爲之。是賢諸侯也。天之所爲而王者爲之。是聖王也。故春夏者天之和氣也。天所以施生也。物之所榮也。故賞行焉。秋冬者天之義氣也。天所以肅殺也。人物之所畏也。故罰行焉。故賞罰之所以順天者。臣事君也。子事父也。少事長也。賤事貴也。其本在王。天下之君悅而言之曰：王猶順天。則天下莫不悅而順王。天下之君悅而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悅而言之曰：君猶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莫不悅而順君。故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非以祈報也。以達天下之大義也。

魯法論

魯人之法也。取人于他國者。府與之金。可謂惠矣。未可謂之仁也。君子之制其國也。井牧其田野。而時制其貢賦。多乎十一則虐。寡乎十一則不足。十一而上下均矣。工作之。商行之。爲士者治之。平其政令。教其仁義。老有所息。幼有所養。而民安其鄉里矣。君不行仁政。吏不恤民。士不教之。敵國日至而不能守。長幼相攜持而行。苟能以歸者而予之金。是寄民爲政也。取之不給則益賦。益賦則益困。益困則又轉而去之。是徒取諸彼而予諸此。是無異競之而後償之者也。爲君子遵其本。務其要。平其政令。教其仁義。老有所

息。幼有所養。而民厚矣。安在人人而悅之。人人而悅之。可謂惠矣。未可謂之仁也。是非周公之舊也。不能民者之爲也。子貢取人而不受金。孔子曰。魯人不取人于他國矣。是亦非孔子之言也。孔子之教人也。將以人乎。將以利乎。必以利。魯國之法。乃益不可爲矣。君不行仁政。吏不恤民。士不教之。敵國日至而不能守。長幼相攜持而逝。苟能以歸者而予之金。是聚好利之民而乏國用也。民固見金而不見仁也。必以仁。則子貢是矣。子貢所以取人于他國者。爲仁也。所以不受金者。爲義也。子貢以仁率其國民。以一正其身。而惠大矣。故一鄉而亡十人。未爲衆。能以十人歸。而爲利者已多矣。親戚莫相卹也。故舊莫相援也。朋友莫相先也。閭里莫相愛也。得金則幸以存。不得金則道路。然其心豈曰仁乎哉。亦曰利而已矣。是親戚故舊。朋友閭里。終相與去仁而爲利也。詩曰。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言仁義之不相予也。今又過而責子貢之仁義。則是非孔子之意也。且孔子亦教之愛民而已耳。何爲恐恐然懼不能贖民于他國。

貴功論

人之貴士者。貴其有成功者也。當世榮之。後世師之。圖象肖之。典冊紀之。鼓歌舞之。皆以其人賢不可尙也。是惡識所謂貴乎。夫立功者有五重。有其志。無其術。一重也。有其術。無其時。二重也。有其時。無其位。三重也。有其位。無其主。四重也。有其主。無其年。五重也。五者俱得。然後能立功。然則謂立功者賢耶。幸乎。治水莫如禹。使禹遭成湯之世。術無試矣。時不合也。生于堯舜之間。故能見其材。使不爲司空。水未可治也。

其位非矣。然所以得治水者，有堯舜也。治兗州之水，十有三年。治他州之水，九年。如有不幸而早死，又安得功烈哉？由是而言，立功者謂之賢，非也。謂之幸，是也。焉有非其時，無其位，失其主，而能運天下之柄者乎？士也，奈何以功名矜人？人也，奈何以功名慕士哉？

齊不齊論

或問貴賤可等歟？曰：可。惟有德者能等貴賤。昔者周公相天下，履乘石，南面而朝諸侯，然而身執贄而見者數十百人。此以貴等賤也。曾子居于魯，布衣不完，萬乘之國欲以卿相之位致之，而不能。此以賤等貴也。故惟有德者爲能等貴賤。曰：貴賤吾得聞之矣。貧富也，亦可同歟？曰：可。惟有禮者能同貧富。昔者天子卑宮室，菲飲食，非不能侈也。禮不宜也。此以富同于貧也。伯夷、叔齊、正衣冠，嚴辭令，不以一介取人，亦不以一介予人，非其道，繫馬千駟，致祿千鍾，不顧也。以餓于首陽之山。此以貧同于富也。故惟有禮者能同貧富。曰：貧富吾得聞之矣。死生也，亦可齊歟？曰：可。惟有道者能齊死生。昔者仲尼嘗畏于匡，困于陳蔡，或不食者七日，然而講誦益堅不衰。晏嬰哭靈公，崔杼以戟勾之不動。此以死齊于生也。古之人未不慕富貴生，而惡貧賤死也。庶民以是喪德，以是犯義，以是棄道。君子以是守之，以是榮之，以是安之。夫是故貴有所不就也，富有所不求也。生有所不苟也，故苟不能等貴賤，將謀去之，則無不爲矣。苟不能同貧富，將謀遷之，則無不爲矣。苟不能齊死生，將謀活之，則無不爲矣。夫當其無不爲，則人道何治焉？古之君子所以稱有德，曰窮而固，爲其能等之也。所以稱有禮，曰貧而樂，爲其能同之也。所以稱有道，曰壽夭不貳，爲

其能齊之也。曰：然則揚子雲何以謂不可齊、不可同、不可等也？曰：吾所言，學士之操，君子之事也。揚子所惡，匹夫之志，衆人之僻也。是欲以齊生死而無忌于法也，同貧富而無畏于政也，等貴賤而無嚴于上也。是堯舜所誅也，惡之不亦可乎？古之人豈無死生之感，貧富之累，貴賤之情哉？亦審于義，志于道，使不義之生不能奪，不義之富不能汙，不義之貴不能夸而已矣。是之謂齊不齊。

患盜論

天下方患盜。或問劉子曰：盜可除乎？對曰：何爲不可除也？顧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或曰：請問盜源。曰：衣食不足，盜之源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不修，盜之源也。一源慢，則探囊發篋而爲盜矣；二源慢，則執兵刀劫良民而爲盜矣；三源慢，則攻城邑略百姓而爲盜矣。此所謂盜有源也。豐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賊者均也，化世無亂者順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救以升侖也；且律使竊財者刑，傷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盜不爲止者，非不畏死也。念無以生，以爲坐而待死，不若起而圖生也。且律使凡盜賊能自告者，除其罪，或賜之衣裳劍帶官爵品秩，其恩深矣，而盜不應募，非不願生也。念無以樂，以謂爲民乃甚苦，爲盜乃甚逸也。然則盜非其自欲爲之，由上以法驅之使爲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留也。若夫衣食素周其身，廉恥素加其心，彼惟恐不得齒良人，何敢然哉？故懼之以死而不懼，勸之以生而不勸，則雖煩直指之使，重督捕之科，固未有益也。今有司本源之不恤，而倚辦于牧守，此乃臧文仲所以辭不能詰也。凡人有九年耕，然後有三年之

食有三年之食。然後可教以禮義。今所以使衣食不足。政賦不均。教化不修者。牧守乎哉。吾恐未得其益。而漢武沈命之敝。殆復起矣。若乃尙摘發之術。任巧譎之數者。未足以絕奸。而卻雍因以見殺于晉。故仲尼有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推而廣之。亦曰。用兵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乎。引而伸之。亦曰。禁盜吾猶人也。必也使無盜乎。蓋亦反其本而已矣。爰自元昊犯邊。中國頗多盜。山東尤甚。天子使侍御史督捕。且招懷之。不能盡得。于是令州郡盜發而不輒得者。長吏坐之。欲重其事。予以謂未盡于防。故作此論。

從橫論爲慶厓中重講西北和盟作

昔六國之世。地醜德齊。天下未有所歸。而游士說客。以從橫爲術。是故憑軾結駟而東者。無不言從。憑軾結駟而西者。無不言橫。故從成則山東強。橫就則秦人帝。當趙肅王之時。蘇秦爲從約長。合六國之將相。盟于洹水之上。投其書于秦。秦人畏之。爲閉關者十五年。及張儀相秦。權譎諸侯而破其從。六國瓦解。爭割地事秦。輸其寶貨。從其詔命。外多其敵。內殫其力。而六國自此而滅矣。由是觀之。秦惟毋使六國從親。則秦必受其憂。六國惟毋使秦之橫成。則六國必蒙其患。雖然。爲六國謀秦。不出于從矣。爲秦謀六國。不出于橫矣。未有能兼從橫之勢。以相操蹙之者也。竊惟今日天下之患。莫甚于從橫。制從者在外。制橫者在內。此其可爲大憂也。可以言之耶。夫元昊國之仇賊。而北戎之姻親也。陰山之外。結之久矣。間使相通。潛兵相資。糧糗相周。擄獲相分。此其雖異族。實一家也。攻城下邑。破軍殺將。有丘山之利。而無毫毛之辱。

是以其相得益深。非制從者在外乎。自先帝以來。與戎約和。畫壤界。通邊關。棄冠帶之民。虛府庫之積。歲輸之。猶以爲少。窺間抵巇。乘時邀利。挾長短之數。規必得之路。今者二十萬復往矣。然恬而不慮也。以姑息爲策。以苟安爲是。非制橫者在內乎。夫制從者在外。此蘇秦之勢也。秦兵雖強。不足以亢之。閉關而已矣。制橫者在內。此張儀之勢也。六國雖衆。不足以亢之。割土地効寶貨而已矣。今者使外專爲從人之計。內專任橫人之說。苟如是。國何以禦之。是故兵力屈于西。民力屈于北也。兵力屈者。瓦解之形也。民力屈者。魚爛之形也。夫欲堅其未解。全其未爛。莫若破從而散橫。欲破從而散橫。莫若絕其和約。欲絕其和約。莫若出于不意。夫敵有輕中國之心久矣。易而無備。故借兵于賊者。以中國爲不足慮也。善戰者因其勢而導之。選智勇順地形。出其不意。襲其不備。雖不盡其巢穴。范陽之地。吾必舉矣。如此則彼方內憂其國不暇。又奚暇以兵與人哉。如此則外不爲從。內不爲橫。外不爲從則易支。內不爲橫則難困。以難困之兵。當易支之敵。雖不善守。猶不常失。況又全天下之力。任天下之智。奮天下之勇。致天下之怨者哉。必若不爲六國復出于茲。秦兵復雄于彼。雖有智者。不知任其咎矣。其禍變豈可勝言耶。故曰。天下之患。莫甚于從橫。惟毋使從者制其外。橫者制其內而已矣。欲治天下者。破其從。散其橫。然後天下可爲也。萬事是非。何足備言。嗚呼戒哉。

湯武論

說者曰。湯武非放弑。是不然。是不及知聖人之權。不以至公之道待聖人。疑其有利天下之心。疑其有利

天下之心。是以惡其有放弑之名。是以矯爲之說。僞爲之辭。其意則善矣。其義則不可通。凡惡放弑之名者。爲其利之也。大則利天下。小則利一國。是以斥其所以取之之狀。貶其所以奪之之罪。今湯武者聖人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無利之之心。無求之之意。然則何疑矣。果不足疑。尙何諱。夫有放弑之名已哉。以爲湯武非放弑。是不及知聖人之權。不以至公之道待聖人。率其私心而爲之隱者也。是蔽惑之說。非湯武之本指也。湯武之本指。在乎隆至公之道。以立放弑之業。受放弑之名。以一至公之義。是以昔者湯放桀。惟有慚德。武王作大武之樂。盡其美不敢盡其善。苟不以放弑爲名。湯尙何慚。武尙何未善哉。夫帝王之事。有變有常。常事禮也。變事權也。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是皆所謂權也。權者反于經而後善。故必自貶損。然後中權矣。故堯舜不辭外禪之非。湯武不惡逆取之名。貶而益明。損而益隆者也。尙何疑而諱哉。說者曰。湯武非放弑。問之曰。湯武聖賢。而桀紂大惡也。應之曰。然則亦以湯武爲非臣。以桀紂爲非君乎。夫放弑者正君臣之名也。非正善惡之名也。桀紂雖不善。其位君也。湯武雖善。其位臣也。以臣伐君。而不謂之放弑。是去君臣亂上下之道也。苟無君臣焉可也。如有君臣。則桀紂乃所謂君。湯武乃所謂臣也。故桀紂天下之惡而已矣。湯武天下之賢而已矣。湯武之有天下。不利之耳。不求之耳。至放桀而伐紂。誰得而避之哉。故謂湯武非放弑。則去君臣而亂上下矣。天下之賢者。將起而掖其君以奪之矣。深非其君以罪而厚自榮以名矣。故善言道者不然。彼湯武者真放弑者也。明白其道。所以序聖人之心。貶損其名。所以受天下之垢。受天下之垢而名不辱。百姓不疑。萬世不非。是乃聖人之所以爲聖也。謂湯武

非放弑。是不及知聖人之權。不以至公之道待聖人。率其私心而爲之隱者也。是去君臣亂上下喪名實者也。矯爲之說。僞爲之辨者也。昔者晉靈公爲不道。誅國人辱士大夫。支解膳宰。逐大臣趙盾。趙盾出奔。趙穿因民之不悅。執公弑之。然而董狐書曰趙盾。盾曰弑者非我也。董狐曰子爲正卿。亡不出境。入不討賊。非子弑君。則誰哉。孔子曰董狐良史也。趙盾良大夫也。由是觀之。盾非不知弑君之名也。爲法受惡也。爲法受惡者。所以崇君臣之義。厲上下之敎也。然而謂湯武非放弑者。是謂湯武無趙盾之德。無孔子之志也。

狂譎華士少正卯論

世俗說曰。太公封齊。誅狂譎華士。周公聞而非之。孔子爲魯司寇七日。殺少正卯。兩觀之間。門人見而惑之。論之曰。是皆不然也。齊無狂譎華士而已矣。如有。太公必不誅也。太公誅。周公必不非也。魯無少正卯而已矣。如有。仲尼必不殺也。仲尼殺之。門人必不惑也。夫世俗之說。狂譎華士者。齊高士也。不降其志。不仕非其主。如是則伯夷叔齊之比也。昔者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以臣伐君。不可以訓。左右欲兵之。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也。不可殺。夫太公以伯夷叔齊爲義。則亦必以狂譎華士爲義矣。以伯夷叔齊之義爲不可殺。則亦必以狂譎華士之義爲不可殺矣。夫武王伐紂。從聖智之士。與天下之諸侯。舉國而東。伯夷叔齊沮解其意。非毀其事。三軍之衆。莫不怒者。太公獨以爲義而不誅也。罪莫大于誤軍。過莫大于非聖人。伯夷叔齊兼此二者。而太公不誅。齊無狂譎華士而已矣。如有。太公必不誅也。夫狂譎華士

不可誅。則所誅者非狂譎華士也。非狂譎華士。則必巧僞以誣世。詭法以惑衆者也。夫巧僞以誣世。詭法以惑衆。是王政之所當去者。故曰太公誅之。周公必不非也。夫世俗之說。少正卯者。魯之聞人也。與仲尼並居于魯。仲尼之門人三盈三虛。獨顏淵不去。夫言獨顏淵不去。是閔子騫之徒嘗去之矣。少正卯能使閔子騫之徒去。聖人而從己。是少正卯非細人也。夫以閔子騫之智。足以昭善惡。決去就。猶深悅少正卯之義。則少正卯之非細人審矣。故曰魯無少正卯而已矣。如有少正卯。仲尼必不殺也。且仲尼與之並居。不能以義服其心。與之立教。弗能使弟子不叛己。是魯國之人莫不以是人爲賢也。民以爲賢。仲尼始爲政七日而誅之。百姓不知是仲尼嫉賢也。嫉賢而惑民。何以爲政。故曰仲尼不殺也。然而殺之者必非少正卯也。非少正卯。則必巧僞以誣世。詭法以惑衆者矣。夫巧僞以誣世。詭法以惑衆。是王政之所當去也。故曰仲尼殺之。門人必不惑也。世人好言聖而不知其道。好言政而不知其統。夫聖人之道。不出于禮義。而王政之統。不出于順民心。違于禮義。逆于民心者。聖人不以爲道。王者不以爲政也。故聖人作而修天下之禮。明百物之義。設取予之分。決向背之趣。使百姓闇然而服。是故移世易俗而不見其迹。如之何不教而殺哉。

非子產論

子產聽鄭國之政。有事公孫段。賂與之邑。劉子曰。權而不義。子之事親性也。臣之事君義也。以性合者。諫不入。不去也。厄窮禍患不避也。有功不報也。以義合者。諫不入。有以去之。厄窮禍患有以避之。有功有以

報之有功而報之義也。未有無功而賜者也。無功而賜。以爲說也。父不能以使子。則不父。子不可使也。則不子。君不能使臣。則不君。臣不可使也。則不臣。故父有使子而無報。君有報臣而無賂。賂臣而使之。不可謂國。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可勝使乎。使而賂之。可勝賂乎。臣不見利。必莫之勸也。是君臣上下相率而爲利也。義不足以動之。仁不足以存之。忠不足以論之。信不足以結之。禮不足以明之。幾何相率爲利而國不亡乎。君子爲國家者。修其義。達其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安有不行者哉。或曰。子產不得已也。對曰。然。吾固曰。非治世之法也。

叔輒論

叔輒哭日食。叔孫昭子譏之曰。叔輒將死矣。非所哭也。嗚呼。叔孫昭子不知言者乎。夫昭公弱君也。享國久矣。季氏強臣也。能專其政。所樹置。非親戚。則黨與也。一臣君不得使焉。一民君不得有焉。賞罰達于衆。而形勢敦于外。子家駒達于人也。閉其口而祿仕矣。梓慎達于天者也。詭辭不敢正言矣。是以叔輒知日食之憂。必將及君。欲陳則不見信。欲嘿則不能已。欲謀則逼于禍。欲隨則失其守。發憤抑鬱。而無與誰語。故慷慨感激。至于號咷也。設使昭公因而感悟。聽用其謀。援忠直。退奸邪。破朋黨之敝。禁彊僭之臣。魯可復興。豈獨長守其貴哉。當是之世。仲尼聖人也。而生其國。顏冉之徒。仁人也。四方歸之。舉而用焉。以謀三桓易矣。然而遂不覺悟。長惡養凶。不及五年。奔走失國。寄于乾侯。終身愁孤。從此觀之。豈不可大哀而慟哭也乎。此乃叔輒之所以感也。夫忠國之君子。明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人固未易知也。易曰。書不盡

言言不盡意。夫言而書之。以爲詳矣。而猶曰不盡。而況乎未始書之。未始言之者哉。此叔輒所以見譏于當世。狂而不信也。嗟夫。

公是集卷四十一

議

天子五門議

禮說天子五門曰皐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此有五門之名無五門之實以詩書禮春秋攷之天子有皐門無庫門有應門無雉門有畢門無路門諸侯有庫門無皐門有雉門無應門有路門無畢門天子三門諸侯三門門同也而名不同三同也而制不同何以言之耶詩曰乃立皐門皐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書曰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又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此皆道天子之禮者也無道庫門雉門者非天子門故也雖然畢門或謂之虎門或謂之路門路門者建路鼓于此門之外太僕司之指路鼓而言故曰路門虎門者王在國則虎賁氏守王之宮蓋居此門故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倬爰齊侯呂伋爲天子虎賁也指虎賁而言故曰虎門其實一也明位堂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此言魯之庫門制如皐門魯之雉門制如應門也魯用王禮故門同王門其制雖同而名不同也諸侯有路寢路寢之門是謂路門此諸侯三門也無道皐門畢門應門者非諸侯門故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災子家曰設兩觀乘大輅諸侯之僭禮也譏兩觀不譏雉門雉門者諸侯之禮兩觀者天子之禮也天子三朝諸侯三

朝。天子外朝。在臯門之外。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內。天子內朝。在畢門之內。諸侯內朝。在路門之內。其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皆夾治朝。此春秋所云間于兩社。爲公室輔者也。禮說以爲廟于庫門之內。誠然者。仲尼助祭于廟。事畢。出游觀之上。觀者。雉門也。雉門在內。庫門在外。當言入游。不當言出也。祭畢而出游。乃得至觀之上。明廟在治朝之左。雉門之內也。郊特牲曰。釋之于庫門內。失之矣。釋當于廟。卽廟在庫門者。無失也。又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百官疎。故戒之于外朝。百姓親。故戒之于太廟。此亦魯事也。魯之有庫門。審也。天子無庫門也。何謂畢門。畢者。趕也。王出于此。則趕也。師氏掌焉。何謂應門。應者。應也。王居治朝。正天下之政。則四海之內。罔不敬應也。何謂臯門。臯者。告也。王居外朝。則播告萬民。謀大事也。此亦春秋大言天子也。何謂庫門。路門。雉門。諸侯不敢戚天子名門。以其所近也。庫者。府庫所在也。雉者。治朝所在也。謂之雉。猶治也。路者。路寢所在也。此亦小言諸侯也。或問子之所言宮室門戶之閒道歟。曰。然。固正宮室門戶之道也。

爲兄後議

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于兄弟之子。以爲嗣。親同則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卜其吉者。非兄弟之子。則勿取。故不以諸父爲嗣。父尊也。故不以諸兄爲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爲嗣。弟己之倫也。此古者五廟七廟之序。以昭穆不相越。迭毀不相害也。至乎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

蓋有不得已也。則禮散久矣。然既已受國家天下。則所傳者雖非其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以天下國家爲重矣。春秋僖公。實閔公之兄。閔公遭弑。僖公書卽位。明臣子一體也。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以謂爲人後者爲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復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不可及。取兄弟。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于常。變用于變者也。既正其名。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爲昭。歸父不得不以嬰齊爲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得不以一代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齊爲不與子爲父孫。非也。子爲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爲臣子一體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聽其爲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之曰。此仲嬰齊。曷爲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爲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況國乎。國猶重之。況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予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託也。此文公所以受逆祀之貶也。然春秋固爲衰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未嘗有也。漢時定迭毀之禮。丞相玄成。丞相衡。引昭宣兩帝爲昭。獨以孫爲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意也。又惠帝。文帝。皆高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此與閔公僖公何異哉。存常以臣子敘之。死當以昭穆正之。而漢時議者皆推文帝使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與昭穆之正。至于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爲元帝之子。上繼元帝而爲元帝。

後皆悖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自漢世以來其議尤衆。皆曰兄弟不相爲後。不當以昭穆格之。妄也。若不
以昭穆格之。則天下受之誰乎。凡人君以兄弟爲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爲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
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者也。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
則以兄弟治之。忘生悖死。不可二矣。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當自繼先君者。不惟棄後君命已之
命。又當廢先君命兄之命。不可三矣。天下國家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爲。不可四矣。徐邈曰。若兄
弟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爲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繼。爲之後者爲
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爲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
得故存也。卽如此言。使有兄弟六人爲君。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繼先君。而五君
終爲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禮爲人後者。降其私親。設兄弟六君。故當各自爲嗣。義不可曲。
顧其親。何謂祀不及祖禰哉。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之意。苟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受授之道。春
秋之義。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
至令宗廟猥衆。昭穆駢積。而鬼有不嗣者。推生嗣死。獨何悖哉。獨何悖哉。

奔喪議

臣竊見舊制。官自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遭父母喪者。例皆有百日公除。孝子雖有思慕之心。猶逼
于王命。不得遂行。此誠傷教害理。無取于今。臣伏以三年之喪。通于天下。以義制恩。古人有之。自謂身在

軍旅躬被金革者不敢以私事辭王事爾。本非承平之時。游談侍從之臣所當行也。又非班行充下之職所常預也。習俗既久。寢以成風。其賢者則以不卽人心爲悲。其不肖者遂以當喪墨綬爲榮。以之錫類。是爲傷恩。以之教民。是爲忘孝。今天下往往有聞哀不舉。廢哀圖仕。源自此始。不可不慮。傳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人亦不可奪親。竊謂惟在軍中者。可權從變禮。其舊制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百日公除。不合禮意。宜聽行三年之服。以崇孝悌之風。臣又聞古者大夫去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明有恩也。今丁憂臣僚。卽日絕其俸祿。亦爲大確。豈有行禮之人。反不及被放之臣。臣往見丁憂者家貧無食。乞丐餬口。其皇皇傷孝子之心。非所以化民成俗也。臣以謂文官兩制。武官自諸司使以上。與給全俸。其餘京官下近臣。商量可否。

妾爲君之長子三年議

李端懿卒。其庶弟之母疑其服。或曰。妾爲君之長子三年。某未之聞也。故議之。妾爲君之長子三年。傳無其文。而鄭玄以爲禮。然經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章曰。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其傳曰。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故玄以謂女君三者。妾亦三年矣。按三年之服。鬻衰疏衰。無妾爲君之長子。則君之長子。未可以三年服也。凡禮之所慎。名爲大。妾不得體君。是以其服也有故而遂者矣。以別嫌明統也。然則得體君者。惟小君爾。小君爲長子三年。妾又爲之三年。則安在其能別嫌明統。且不得體君也。難以言禮。然則所謂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者。殆指謂庶子以下爾。爲庶子大功。則

爲長子宜期。爲長子期。雖無明文。然猶可有見者。傳曰。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筭。有首布總。是言服女君之筭。與君之長子筭同也。筭同則衰宜同矣。爲女君期。不得不爲君之長子期。此文之一偶。可反求者也。凡服之降。也不過一等。其加也不過一等。妾爲君之庶子大功。爲長子三年。失其等矣。然則妾爲君之長子。疏衰裳齊。不杖麻履。惡筭。有首布總。于禮爲節。然康成推庶子之傳。以言長子。而不求其意。法家因康成之言。以著服制。而不原其失。輕重貿亂久矣。某以謂九伯先帝之甥。大王之子。李氏世嫡也。其喪也。國人覘焉。使庶弟之母爲之三年。于義未安。改而從政。儻亦禮之一得云。

爲人後議

孔子射于矍相之圃。子路誓客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敢問何如。斯謂之與爲人後矣。與之也者。干之也。求之也。庶子奪其宗。非干歟。嫡子不後族人。支子後族人。嫡子而後其族。非干歟。諸父諸兄尊也。諸弟倫也。義不可爲後。非干歟。禮不後異姓。異姓不爲子。異姓而爲人子。非干歟。庶子而奪其宗。則篡其祖也。嫡子而後其族。則輕其親也。諸父諸兄諸弟而後其子兄弟。則亂昭穆也。異姓而後于人。則背其姓也。當周之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蓋多。此仲由所惡也。曰。禮不後異姓。異姓何以有爲人子者。曰。禮所言者。方其治世也。世衰禮廢。必首于夫婦之間。夫死子幼。莫之安其室矣。于以適人。少則依其居。長則從其姓。貴則利其祿。富則利其貨。而莫之自外矣。此亂之甚者也。或曰。繼父者。有父道也。非其實也。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而與之適人。所適者。爲之築

宗廟于門外。使子以四時享其先。妻不敢預焉。築宮于廟門外者。遠其宗也。妻不敢預焉。正其族也。如此則繼父之道矣。故同居則服朞。異居則服三月。未有能易其姓者也。君子不易人之姓。人亦不可易姓也。或曰。昔之言禮與子異。曰。然。昔之言禮者。以謂人有後矣。而又往與之者也。有後而又往與之。是兩後矣。安見有兩後者歟。且人惟無後。故求後焉。未有後而又求副焉者也。此非子路之旨。或曰。立後者立族人。族人既爲人之後矣。而父晚有子。立族人歟。立子歟。曰。諸侯將立後。必告于天子而見于祖。大夫將立後。必告于諸侯而見于祖。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爲之子者降其私親。所以重之也。如有子則反。苟代匱而已。非立後也。

復讎議

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乎。曰。可。君臣。義也。父子。性也。曰。不以親親害尊尊乎。曰。親親。內也。尊尊。外也。親親。本也。尊尊。末也。重內而輕外。先本而後末者。道有在焉。若是則可以報君。手之亦可乎。曰。否。非此之謂也。君之于臣也。固有誅道。若何其可手哉。然則奈何而復之。曰。以告于方伯。方伯致其法。古之事有在于是者矣。書曰。葛伯仇餉。湯征自葛。爲餉者之父而仇之者也。告于方伯而不從。則告于天子。致其法。古之事有在于是者矣。書曰。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爲鰥寡之人而仇之者也。告于天子而復不從。則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則緣恩而疾之可也。請問其人。曰。伍子胥是已。曰。伍子胥亦嘗告諸方伯。天子而不從乎。曰。否。子胥未嘗告也。未嘗告。何以得專復讎。曰。子胥知雖告

焉猶無益也。當是之時。周爲天子而楚以王自居。晉主諸侯而楚與之狎主盟。周晉之下不能行于楚也久矣。惡能誅之。此春秋所以緣恩而疾之者也。君子以謂猶告敢問師友之讎亦可通乎。曰不可。太上無讎。莫敢亢也。國君惟父母之恩達。牧長惟莽之恩達。其餘力能報之則報之可也。曰太上無讎則仕焉可乎。曰否。不謀其利亦不致其怨而已矣。仕則吾不知也。

處士號議

劉子曰。士之有爵禮也。有號非禮也。古者蓋名而不字。其次字之矣。而死不諡。其次死有諡矣。而生無號。號者下事上也。臣事君也。古者有神農氏。軒轅氏。非所以褒士也。故士有不可臣而無不臣。有隱居以求其志而無矜世以立名。名之于人大矣。其亦將有叛親戚。薄君父。毀聖智。以干于世者乎。且夫士之隱也。非惡富貴也。爲上之不我知也。既知之矣。貧可使富。賤可使貴。故有天下者。斯養天下之賢。有一國者。斯養一國之賢。士大夫不能也。是以士則薦之大夫。大夫則薦之君。薦之者。達之也。非苟增其名也。養之者。用之也。非苟美其號也。古之善爲士者。不敢以賢自譽。是故無事而食其食。不敢也。無位而服其服。不敢也。如非其禮而踐其號。何爲哉。

不舉賢良爲非議并序

景祐四年。詔舉賢良方正之士。至者數十人。明年有司試其藝。獨二人應科。于是宰相議以賢良猥衆。多名少實。欲一切罷之。余在京師。作此議也。

賢良通于古今之變。政教之本。豈止心辨善辭以自鬻一時哉。今夫天子深居臯庫之中。而洞視四海之表。雖有日月之明。不能隱于旛旆。故外有登聞匭函。內有銀臺閣門。而設御史諫官。是紀是綱。則豈不欲盡下情而斷欺負哉。雖然。民能自詣登聞匭函者。非必有長材異畫。動主聽者也。特州里細故。訴困于上。不則利其身以祿者也。臣能自致銀臺閣門者。非必有讜言切辭。爲國憂者也。特簿書往來。各守一端。不則幸其遇以求位者也。夫細故不舉。不足爲天下憂。簿書不期會。不足爲朝廷病。由是而言。雖使百登聞匭函。不若十賢良之盡下情也。雖使十銀臺閣門。不若一方正之識本務也。諫官御史。位隆志滿。充庭取備。不若使草野之士直言而極諫也。夫古之取士者。選之于鄉。舉之于民。三公賓而薦之。天子拜而受之。是以禮義全而廉讓作也。其意蓋曰。賢能重而祿位輕云爾。是以或藏而不肯仕。或走而不肯見其意。亦曰。吾之身重于祿位云爾。故君人者。趣于人。不聞趣人。今天下之仕。必由進士。求進士者。又不謹于禮聚之。如召役校之。如試技。意可則薦。不可則黜。故進士之名至卑也。進士之禮至薄也。進士之仕。苟易也。上重其祿。下輕其身。故潔己高世之士。不忍從也。深自託于賢良而發憤。今大夫之議。謂賢良無益。而學者顧多奔競。而可廢勿舉焉。嗚呼。曷爲其然哉。大夫固患其無益歟。謂進士者乃有益哉。固患其多奔競歟。則胡不使公卿舉之。而乃使其自進也。夫自進者多。則忘以利爲恥。使待舉而動。則天下之人。莫不以禮自守。如是而患奔競者多。未之有也。抑又有甚便者一焉。今公卿皆祿位自廣。才德自高。恥有迎師之名。羞有廉士之問。其來長矣。今一旦敕之使爲國薦賢。宜人人用心。而天子必有垂拱無爲之安。吾又以聞

公卿之才。忠信者進。私黨者退。譬若著之權衡。不可誣也。使上無文仲竊位之過。下無伯尊攘善之禍。不亦大哉。所謂甚便者也。然則言賢良可廢。非賢良之失。凡吏待之不以禮。使之不自重也。故禮之不謹。則賢者不出。待之不厚。則賢者不勸。其理然也。又曷爲廢其舉哉。天下潔己高俗之士。焉所而發憤。憂國濟世之士。焉所而布策。懷義願忠之士。焉所而赴訴。貪進苟得之士。焉所而矯厲。且夫賢良。美稱也。方正。善行也。方爲天下而自不舉賢良始。是使今之天下。不得與周漢比隆也。古之治國家者。有益于用。則存之。夏后之鼎。湯之典寶。周之琬琰。魯之大弓。晉之闕鞏。衛之大呂。陳之石磬。和之弓。垂之矢。離之磬。盾之舞衣。此其非有通古今之變。明王道之本。達下情之塞。然而世掌之。況在其求人乎。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仲尼不悅。臧文仲廢六關。君子譏其不仁。然則循名而忘其實。失所以廢。棄大而恤其小。失所以置。患不使有司舉賢良。不患賢良無益也。

張忠定諡議



太常禮院。諡故禮部尙書張公曰忠定。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同判吏部尙書曹劉敞覆議曰。尙書布衣之時。任俠自喜。破產以奉賓客。而借軀報仇。往往過直。及讀書爲文。折節受學。則表厲明白。務求道真。至于策名試吏。倣奮發。思自見于世。不令己失時。蓋有古賢之風。而神宗聖考。知人善任。使每盡其用。雖專斷于外。而上不疑。此其所以感激慷慨。能成功名者也。夫英偉卓犖之人。固自負其材。可以意氣忠信結。而不可以祿位富利取也。尙書再在蜀。及他臨莅。皆朝廷所倚重。或兵荒之餘。而言聽計從。德澤下流。民

至于今稱之。蓋君之圖任一。則士之報施重。不其然乎。自宋興以來。且百年。言治者甚衆。其直己以事上。盡心以撫下。生有榮名。死有遺愛者。尙書殆無與並焉。末年以疾。害于朝謁。不至大位。士君子以爲恨。今皇上甄德念功。使有司追賜之諡。而曰廉方正安大慮。竊以謂無間然矣。請從博士之論。以充太史之錄。謹議。

趙僖質諡議

春秋之議。視遠物者。見其形。不見其容。聽遠聲者。聞其疾。不聞其舒。此褒貶之審也。少傅公歷仕三朝。嘗列四輔。謀謨之益。施爲之效。蓋多有矣。然而入則直論。出則詭詞。是以人無聞焉。雖推美讓德。大臣之宜。亦其天性恭慎然也。今太常易名。謂之僖質。稽論揣稱。竊以爲允。謹議。

巷議

人或言于巷曰。吾聞國家錄有功之臣。訪其子孫。爲將用之。若趙韓王。寇萊公。張尙書者。皆謂有功矣。何以反不錄耶。有應之曰。然。吾固疑之。必有司失之矣。謂此三公子孫已著故弗錄耶。則大臣有子孫在朝廷者。衆甚而亦錄。謂此三公之烈薄。故弗錄耶。是大不然。方祖宗在側陋時。韓王故人也。祖宗龍飛。韓王之功爲多。祖宗有天位。地不過數州。擅生殺。借命號者。相屬也。韓王宣其股肱之力。強者誅夷。弱者臣從。日闢國百里。卒使中國爲一統。修法令章程。傳世之具。至今天下賴之。以比蕭曹。不可謂功薄也。眞宗卽位。日淺。契丹內侵。兵至澶淵。上親卽戎。未敢渡河。當是之時。大臣憊憊憂懼。不知所爲。或勸上避之秣陵。

或勸上避蜀漢。然萊公扣馬抗辭。發憤慷慨。以謂棄中國而去。則河北山東非朝廷所有。廢興之功。危于累卵矣。天子感悟。遂渡河北。契丹由是遁逃。則萊公之謀也。巴蜀再叛。百姓凋弊。盜賊滿野。時尙書受命治之。單車到府。城無居民。庫無金帛。倉無見粟。而羣孽在外。尙書能安而輯之。威而懷之。盜賊殄滅。善民得職。至今蜀之人稱之若神明。不可謂無功也。嗚呼。方韓王之時。天下地狹人寡。財力不足。而敵國多。韓王能以弱爲強。以小爲大。今天下地廣人衆。財力有餘。而敵國少。然元昊叛不能誅也。日蹙國百里。方萊公之時。賊兵深侵。河北再三欲亡。大臣懷異謀。請棄中國。東師可謂危急矣。然萊公獨以爲無能爲。天子用其一言。而百萬之衆北首奔駭。今無故兵不壓境。畏其虛言。歲至鉅萬。以貶威損重。方尙書之時。乘亂敗剽劫之後。公私埽地。然尙書外禦寇。內治民。克成厥功。今居平地。因承平之資。盜賊發。輒更數十郡。殺官吏。辱士大夫。惡不忍言。長吏以下。或開門送迎。具牛酒過兵。可哀也。使此三公今在。天子得而用之。天下不足憂矣。今此三公子孫微甚。可因此大振顯以示在位者也。曷爲反不錄。吾固曰。是有司之失。嗚呼。由元昊之叛。將帥無功失律者相繼。雖或貶退。然皆不旋踵用之矣。以此易彼。而何有焉。某聞其言。因竊著于簡爲巷議。

